

長篇武俠小說

四海群雄

姚民哀著



姚民哀著

四海羣雄

上海武陵書屋印行

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S41 212 0035 86488

目錄

第一集

- 第一回 開命案茶寮談往事 訪疇人寺壁讀新詩.....一
- 第二回 閔偉如窮途遇盜賊 姜伯先督署傲貪官.....一〇
- 第三回 洛日莊觀三不社新章 藏軍洞遇廿年前舊雨.....二一
- 第四回 報廿年恩德抵掌談武術 下千日工夫專志練輕身.....三〇
- 第五回 夢葫蘆打破曠葫蘆 土強盜碰着大強盜.....三九
- 第六回 強盜請先生情理周致 土豪陷文士羅網百般.....五一
- 第七回 申義利正言折羣寇 訴冤冤微服走京師.....六〇
- 第八回 純陽廟探宵聽奇語 湯陰城白晝出新觀.....七十



四海羣雄

常熟姚民哀著

第一回 鬧命案茶寮談往事 訪時人寺壁讀新詩

却說清德宗中葉，鎮江府丹徒縣裏，出了一樁人命案子，這天乃是正月初五，大小百家，多忙着在那裏接財神，忽然一人傳十，十人傳百，說道丹徒縣衙門內的捕快班頭王大忠，被冤家戮殺的了。王大忠平素為人，心狠手辣，外號叫做「瞎眼地區虺」，他的行為，祇就這大名上推想，也就可見一般，雖也有一般人，受過他的恩惠，不過平均算來，遭他害的人，同受他惠的人對勘，竟是一與三之比較哩。恰巧出事後的第二天，著書人從南京到鎮江，聽見街坊上閒談男女，大抵議論這件事。回頭到蕙花樓去吃茶點，同一個老者合桌，無意之間，彼此寒暄展詢邦族，照俗例敷衍了一陣，最後，我就把這件命案的根由，探問那老者知道不知道。那老者欣然的道，王大忠，從前同小老做過鄉鄰，他的出身，和已往略歷，我深曉得的，他的老子，是個火居道士，中年得着這個兒子，養下來不滿三個月，娘就死了，王大忠變做無母之兒，後來他老子續了絃，在晚娘手內過日子，天下做晚娘的，沒有一

個不把前妻兒女虐待，唯獨王大忠的晚娘，天地良心，將他疼愛得和親生一樣，他的老子，本則中年得子，當然更把他愛得如同掌上明珠，父母多喜了這孩子，自然由寵成驕，由驕成縱，再加窮漢養驕兒。大忠小時候，又不軌好淘伴，纔滿十三歲，便拜了一個姓梁的做老頭子，在外當光棍哩。說得好聽些，所謂家門弟兄，實在就是青紅幫匪。後來他老子死了，王大忠既無恆產，又無職業，儘靠着開香堂，放票布，收徒弟過日子，也沒有多少洋盤，全給他帶過海，自己雖不會苦着，但不過平平而過，混混而已。至於家內的晚娘度日，可是眞苦，吃了朝餐嘔夜頓，跟兒子開開口，碰得不巧，非但未能如願，還要遭大忠呵叱一大頓，所以丈夫死後，未滿三年工夫，一條老命，也就沒了。當時親鄰房族，多明白王大忠的晚娘，乃是生生苦死的，後來不曉得怎樣一個繞灣兒，王大忠進了丹徒縣衙門去當捕快哩。始而不過快班內補上個名字，做做跑腿，沒甚了不得，直到前的三四年，他領頭捉了鹽梟頭腦，叫小辮子劉六，縣大老爺賞識他，纔把他拔升做快班卯首。從此隆隆日起，名利雙收，到現在還不滿五年，居然手頭內够了三四草花頭，煌煌然算做富翁了。非但娶妻生子，買地造屋，並在揚州，代一個姑娘：芳名張小鴨子的化錢贖身，做他的新老婆，妻財子祿四個字，他多佔上哩。也不枉這一生了。不過小辮子劉六，乃是腳踏兩樑，爲人四海要朋友，在揚子江下游，淮河兩岸一帶地方，有

他這麼一個人，翹得起大拇指兒，並且論起糶幫內的字輩來，劉六是廿二爐香通字，大忠是廿四爐香覺字，還是同幫同衛同船頭，照家門內自家人說起來，大忠要稱劉六一聲孀親爺爺，一旦爲奔自己的前程，一些義氣不顧，下得下這條毒手，把劉六抓去過鐵，所以外頭重義氣的人，多把大忠恨得牙癢癢地，今回大忠會被人刺死，說不定，原舊是那隻禍殃根哩。那老兒一壁說，一壁指天劃地的做手勢，越說越高興，談話的聲音，也越話越響亮，莫說著書人專心請教他的，固然聽得呆了，就是旁桌上不相干的閒人，也多屏息凝神，靜聽此老演述這番經過歷史。直待老兒說至那句「原是那禍根哩」之際，東首桌上，一個禿頭少年，忍不住高聲接口道，伯椒叔，這句話不十分確切吧，劉六交往的一班朋友，和着他本人所拖的那些大小少爺，簡直多是渾蛋，那會有代友報讎，替師雪恨的心念，我曉得劉六這次栽金斗，據說就是孀親徒弟扒灰起因，大忠纔敢下手，那班渾蛋，非但劉六生時不想援救方法，過亡了不代他報讎，還一個個去巴結王大忠，戴牌頭，騙酒肉和換季哩。老者忙接口道，梅軒，你到底年輕不懂事，出口傷人，眼前這一堂客人，除了客邊人以外，本地地方的人，那個不知劉六在日手面，誰人不識劉六的面貌，你能保眼前諸位，沒有一個，往昔不同劉六交好過的嗎。你口中不住的背後罵門，狗比倒灶，不怕人多了心去麼。莫說這是嘴上冤家，可知禍從口出，往往大風火，就在

這亂浜櫻桃上發生出來，多得很哩。少年人快不要如此輕言易出，你既批評我這句捉劉六禍根不對，那麼王大忠還別有甚麼更大的對頭人在外呢。禿頭少年受了這幾句搶白，冷笑一聲，自顧自低頭吃麵，不再開口。又有一個啞嗓子的，在西首桌上接口道，袁老先生這番高論，真是不錯，論到劉六平素爲人，也太覺鋒銳逼露，我們不在圈的，至於什麼輩份大小，什麼江湖義氣，多不去管牠，就事實上而論，劉六行爲，也有不是處，況且又是沈大老爺私行察訪，訪着他的劣跡，然後纔有通緝公事給王大忠，大忠纔出手拿的，據那班守財虜說起來，還一致稱揚王大忠，代地方剪除大害，還算大忠一生歷史上，一件有功社會的大事業哩。若說大忠身上的冤家，真多着哩，難道你們忘懷了，丹陽姜伯先先生，那樁私通革命黨的案子，不是也屬大忠承辦的麼。啞嗓子的說至此處，那邊靠西牆根半桌上，坐的一個華服少年，搶着說道，姜伯先這件案子，人家多猜說是大忠一人弄的玄虛，硬做出來，但是我們局外人，不會得到真實憑據，未便硬派定是王大忠教唆出來，據我猜想，孫鳳池前番的越獄在逃，我早代大忠捏把汗，今回大忠的遭暗殺，怕和那件事，多少總有點小關係哩。老者嘆味一笑道，照這樣猜詳出去，枝節真多着哩，再說下去，怕連甘露寺裏寄居的那個朝鮮人，也要說得同這血案有關快了。這時候，那個禿頭少年，麵已吃完，正在那裏擦臉，一聞此話，忙又插嘴道，提起這個朝

鮮人，確然有些奇怪的，住在寺內好久哩，天天悶坐寓中，不是喝酒喝醉了噁陶痛哭，便是在牆上東塗西抹，他到來了將近兩個月，就出了這件王大忠暗殺案，你們記得麼，前年冬天，不是也有一個朝鮮人來過，住在金雞嶺海神廟內，好似也住了將兩個月，就有去年春天，那件戕官殺吏的大案子發生，至今沒有破案結束，現在又來了個朝鮮人，便又發生王大忠這件事，我們這處地方，大概朝鮮人來不得的，來了就出亂子，真正奇怪哩。嚶嚶子人道，梅軒的說話，也可謂君房語妙天下呵，要知命案是命案，朝鮮人是朝鮮人，豈能聯合起來傳說的。照你說來，竟猜疑去年的大命案，今番的小命案，暗中多是朝鮮人幹出來的呢。那麼你可認得清楚，現在住在甘露寺內的朝鮮人，是否就是上次住在海神廟內的朝鮮人，還是另外一個呢。禿頭少年道，據吳豹君說，此次的朝鮮人，竟就是前年那一個，我也詰問豹君何所見而云然，豹君說，海神廟後殿左廡的壁上，前年被那寄宿的韓國遺民，寫了許多字，現在甘露寺的牆頭上，也被這朝鮮人題詠殆遍，那詩句的意義，筆跡的粗細骨勻，完全一般無二，有此確證，故此豹君舉出來，我也信是一個人無疑了。你們不信，立刻去問豹君，他並且能把那詩句背出來，逐字解釋作證哩。半桌上那個華服少年接口道，上回海神廟內的韓人題壁詩，一共十二首絕詩，當時傳誦士林，和原韻的人也很多，不單吳豹君一個人背得出，就是小可，也記得起哩。原唱

的第三第四第九第十二四首的句子，小可尤其欽佩，讀得滾瓜爛熟，現在還能背誦得出，第三首是「酒酣痛哭過夷門，人海潮流鬧吐吞，如此風波如此恨，桑田滄海事難論」。第四首道「一腔熱血酬知己，空擲頭顱換自由，寄語江東諸國士，腥風吹急早回頭」。第九首道「莽莽中原大舞台，沐猴冠服總堪哀，是非至此何堪問，野艸閒花遍地開」。臨了一首是，「祖國茫茫少立錐，紫髯碧眼訂新知，可憐景略生平智，祇合苻秦作帝師」。禿頭少年道，足下把這朝鮮人的著作，倒讀得比三字經千字文還要熟些，一上口，像神童詩般背出來，還有幾首，想總也背得出來。華服少年道，此外八首，背不全了，總之，也多是這種牢騷抑鬱，不平則鳴的語氣呵。他們正在紛紛議論，你一言，我一語喧嘩之際，外邊又走進一個瘦長漢子來，跑堂一見，慌忙含笑相迎道，高大叔，您老辛苦了。那姓高的把眼皮向跑堂一眨，自願自走至極東那張桌子，朝外一屁股坐下，把頭上那頂棕結子的瓜皮小帽，伸手除下來，望桌上一擡，口內自言自語道，該晦氣，老王那件案子，偏偏出在我的班上，遲一天，輪到小金值日，出這亂子，豈不大妙，現在文武局多沒空頭，活人代死人幹事，若然我平日間沒有手面，此次不曉得還要受多少累哩。此刻一堂買主，頓然全不作聲，都讓那姓高的一個人，拉開破毛竹般的喉嚨直嚷，不問可知，這姓高的是個走紅運的差頭兒，本官命他承行王案緝凶的公人了，被他一來，方纔

那些半文半武，似雅似俗，疑士疑商，或老或少之人的有真有假，不負責任的有出入的閒磕牙，都不肯再談了。堂內頓覺索然無生氣，著書人也坐不住了，聽見適纔華服少年所背的四首朝鮮人著作，覺得這個異域人很有道理，左右沒事做，何不到一輪甘露寺去頑頑，順便過訪這個三韓奇士，非但可廣眼界，並能增長學識。所以急急的要了一籠包餃，一碗餛飩，胡亂吃喝過了，忙至賬櫃上會鈔，順便探聽明白了上甘露寺的路徑，離開萬花樓，僱了一頭驢子，像孟浩然尋梅似的，迤邐向東北方北固山行去，六七里路路程，工夫不大，已經到了第一峯，便下驢步行上去，這北固山是面城背江，山壁屹立，形勢非常雄壯，三國年間，孫劉對壘，曾駐重兵於此，所以山上有藏兵塢，晉朝的蔡謨謝安，也多曾統兵駐此，蔡謨還建過一座閱兵樓，梁大同十年，梁武帝登樓四矚，謂此嶺下足須固守，且于京口壯觀，故賜名爲北顧樓，並又加築了一隻臨江亭，山南有太史慈古墓，山西有走馬澗，就是劉備同孫權賭賽馳馬場合。山北有觀音洞，石壁上有明代龐時雍鐫刻的雲房風窟真蹟，那所甘露寺，最先是吳國甘露中年所建，回荊州京劇內，吳國太霽后，在此相女婿的，後來屢燬屢建，目下這寺，乃是清代彭玉慶重修，一進山門，便有天下第一江山六個大字，刻在石壁上，大殿東首，有唐李德裕造的鐵塔，以及後面清代行宮，彭楊載甦四公祠，水月山房，人天法窟，石驪樓，祭江亭，北固樓，風價

樓，一覽亭等十餘處名勝。寺門外也有朱公祠，陶公祠等。當下踱進山門，紆徐曲折，把各處名勝，先約略游賞過後，再留心尋訪那個三韓奇人的蹤跡。不料徘徊出入了三四回，竟似大海撈針，一毫影響都沒有，沒奈何祇好去動問寺僧，請教他們指點出那個朝鮮人住處來，有一個年輕小沙彌，聽了我話，先把我上下一打量，然後愛理不理，懶懶的答道，你可是打聽閔先生嗎，他何嘗是朝鮮人，可惜你來遲了，他已動身哩，你想來向他借……說至此處，裏頭走出一個五六十歲的老和尚來，長眉善目，一臉慈祥愷悌的神情，望而知爲有功行的守道僧人，向着小沙彌道，潭月，你又忘了出家人的本來面目，出口傷人。沙彌撇着嘴走開去了。那老僧向我合掌和南，正顏低問道，檀越探問閔護法，有甚貴幹否。我道並無要事，不過弟子慕着閔先生能詩善飲，所以特地前來討教討教的。老僧微笑道，檀越既是慕着閔公詩名而來，容老僧引導，往後面去賞玩賞玩。我口雖答應，跟着這老僧，便向後行去，心上却摸不着頭腦，他何以要邀我往後去，賞玩什麼呢。一壁胡想，一壁走着，霎時已出了後山門，轉過一個山峯，耳內已聽見澎湃之聲，長江天塹，抬頭便見，約摸沿着石壁，走了六七箭路光景，老僧忽然停住脚步，把手向一塊圓檯面大小的鏡面石上一指道，檀越請看。我定神一瞧，那方石上，寫着六行半艸書，每行二十字，一共五言百三十句，字是寫得龍蛇飛舞，好一手十七帖，令人可愛

，再走近些仔細瞧那句子道。

鬱鬱塚中人，沈沈國際蠶，冠蓋滿京華，之子獨墟墓，盜名其位高，盜位其名樹，矛弧手不操，大盜滿當路，區區奪盜金，胡迺逢彼怒，彼怒太披猖，海東有國殤，歐刀膏熱血，荒原

愁白楊，悲哉靈魂逝，渺兮形骸藏，天地終無情，孽虎終有俟，我爲丁令威，三年復來歸，

回跼既同化，萍絮瞬已非，卮酒一爲弔，熱淚一爲揮，去去勿復道，百年知有誰。

我見了這首悲壯淋漓的古風，不禁把自己半生蹭蹬，一腔幽憤，多一齊提上心頭，口內不住的道，可惜遲來一步，難以會面，眼內的淚珠兒，自己也難作主，無端撲撲撲的掉下來。老僧道，想來檀越，也和闍護法是一樣的滿肚子不合時宜，頻年坎坷的飄流人，論理，貧僧是個局外閒人，不應背着人，信口來談這閒是非，不過這段因果，也不忍就此埋沒，須得有人詳細記載下了，庶千百年後，世界之上，曉得以前有這樣一個神龍天矯，首現尾隱的大俠，曾幹下這一樁痛快人心的事情，並且可以警惕世人，曉得作惡的，到底沒有好收成，請檀越同至貧僧禪房裏頭，安坐了，容將此事的始末根由，次第奉告如何。我聽了自然極端贊成，便隨至老僧禪房之內，靜心側耳，聆他的述說。那老和尚一絲不漏，源源本本的說將出來，正是

世上恩讎難紀盡 江湖俠義洵無多

要知這老僧究竟說些甚麼出來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閔偉如窮途遇盜俠 姜伯先督署做貪官

丹徒縣是鎮江府的首縣，乃是沿江要衝，是個衝繁疲難缺役，每年的出息，有附郭解司銀四萬九千四百九十兩，糴米六萬二千五百九十六石，雜稅銀二千六百五十七兩，積穀二萬石，縣官的養廉銀一千五百兩，出息還不算壞，這處地方是襟帶江山，徑途四達，兵民雜聚，雖則要伺候同城的一個副都統，一個常鎮通海兵巡道，和着親臨上司的知府，至於海防同知，督糧通判，乃是闌角衙門，彼此含糊的了，他本衙門却也統屬着主簿典史，和丹徒港口高家鎮三個巡檢，居然有五個小官兒，反來伺候他，承上啓下，精神上，事實上，尙多過得去。那一年，來了一個奉天省遼陽州羅陀喇人，姓包名後拯的，來署理丹徒縣，他是幕友出身，老於公事，真可當得精明強幹四字的攷語，他一出山，就等着南皮張之洞的知遇，無論張到那一省，總把他帶在身旁，真是數一數二的紅人，歷年來奏報他的官銜，倒也不小哩，他出身是個廩生，由廩生保救諭，再過班變知縣，補缺後，卽以直隸州知州用，補州

缺後，即以知府用，不論雙單月，儘先提籥，你們想多罷，這回到丹徒來，不過手續上頑一套把戲，就要過府班候補，和做生意的超露水一般。談到他的政績，真是口碑載道，不過看官們休弄錯了，這口碑，不是尋常口碑，鎮江上下中三等人，多說這包大老爺，有八大天地的留愛，怎樣的八大天地呢，乃是包公上任，驚天動地，包公治獄，烏天黑地，包公報功，無天無地，包公榮陞，謝天謝地。這八句紀功碑，竟同羊帖當年的崑山碑般，潤州男女老少，差不多盡能上口朗誦，這位包後拯的爲官實狀，也可想而知。閒言少敘，書歸正傳，後拯到丹徒接印了纔一個月，忽然來了個鄉親叫閔偉如，不辭跋涉風霜，路遠迢迢，到來投奔包公。據包後拯貼身伺候的人傳出來道，偉如同後拯，非但同學，還是中表兄弟，當初後拯補廩時候的用費，初次出山作幕的川資，都是偉如的母親資助，纔有今日，偉如的學問文章，實在後拯之上，無奈命運不濟，近幾年來，既遭母喪，復經回祿，一個才德兼全的賢慧妻子，葬身火窟，弄得家產蕩然，孑然一身，沒奈何變賣了幾畝負郭之田，到南方來投奔老表兄，並無大慾望，不過想謀個餬口法兒，尋條生路罷了，好容易間關就道，沿途察訪到了南京，纔得着後拯在此署缺的確信，於是搭江輪到丹徒，可憐他地陌生疏，口音又吃虧了，聽不大明白，在江邊小招商碼頭上了岸，一時又認不得進城去的路徑，幸得他心地聰明，就在附近這家大觀樓客寓，安頓行李，

住宿下了，然後探聽進城到縣署去，如何走法，客寓內的掌櫃，始僅照例敷衍，後來聽說客人立刻要進城去，拜會包知縣，曉得是個官親，便私下關照茶房，叫他格外小心伺候，不要惱了這位爺的脾氣，不當頭的，本來鎮江揚州一帶人的虛恭敬，比隨便何地來得厲害，再加掌櫃暗中一關切，更加不得了呢，假如偉如在這邊把眼皮眨一眨，茶房便從那邊奔過來，垂手侍立，問長問短，倘若律如嘴唇皮輕微一動，說話尙未出口，那茶房已經兩三個是字應掉的了，偉如暗忖：怪不道人家多說南邊地方，同仙家一樣，祇消就這伺候上着眼，和我們關外人比較，一開口就是揄眉曝目，擡拳擗臂，媽得皮開談神氣，兩兩對勘起來，就有天淵之隔了。當下訪問進城路徑，茶房說，這裏路七高八低，像螺絲旋似的，怕爺走不慣，可要代爺喚乘轎子，乘着進城吧。偉如畢竟好哥兒，聽了這話，眉頭一縷，把手在胸前摸了一摸道，還是走的爽快。茶房忙轉口道，對啦，本則坐了轎子，氣悶得很，還是走的散淡，但是爺沒帶二爺，一個人走路，冷冷清清的，不嫌褻瀆，讓小的權當個跟班，隨去開開眼界好嗎。偉如搖搖頭，指着自己一副行李道，你祇要代我留心了這個就是啦。當下便出了大觀樓，望東行去，這條西門大街，雖是京江熱鬧之區，但是左灣右轉，七曲八嬾，非但御路難走，竟連方向多要弄不清楚，好容易沿途問了幾個信，纔摸進了城，心中暗暗說聲慚愧，進了城，大約訪問縣衙門，總

飛不去了，剛走到城門口，忽聞鳴鑼喝道之聲，恰巧包拯有公事出城，擺了執事過來，偉如私喜道，巧極了，在路上先照了面，省得到衙門傳報，多費手脚了，回思一想不好，書上說，遇人於傾蓋，尙且不能寒暄，何況我是個異鄉寒士，他是個現任官兒，怎好冒冒失失闖到他轎前去招呼，成什麼樣兒，還是上衙門求見他爲妙。主見打定，故也站在路旁，眼睜睜瞧老包前呼後擁的過去了，在轎子上的小嵌玻璃內，望見後拯面目，雖然那雙天生水蛇眼睛，依然未改，臉却肥胖得多，偉如暗暗歎氣道，自己的學問，同後拯比較，老實不客氣，我比他硬上兩三倍，不過一來臉子沒有他厚，再者，又不擅長吹拍，三來運氣不如他微倖，現在他居然南坐稱尊，我反站在路旁空羨慕他。前人說，一個人有了一分本領，二分人緣，七分運氣，總可飛黃騰達，若如沒有人緣和運氣，那怕你有十二分本領，也不會得意，這話真不錯，我和後拯倆比較，就是眼前一個現成榜樣呵。偉如呆想之際，後拯轎已去遠了，於是再一路訪問前行，穿街過巷，到了縣前，便在縣東一家老虎灶上，泡了一碗茶，靜待後拯回衙了求見，足足耐心守候了一句半鐘，後拯纔回衙署，偉如很知趣，逆料後拯回衙之後，換衣服，進茶點，定還要抽幾口大烟，我如果立刻就跟他去見他，似乎不近人情，所以又遲了半句鐘光景，然後會了茶鈔，踱進縣署，經過頭儀門，大堂，直至宅門上，故意響些咳了一聲乾嗽，靠宅門的左首小房間內

伸出一個人頭來探望，偉如忙喊道，難爲貴步，往裏頭去稟聲貴上，說同鄉閱偉如要見。那探頭之人，懶洋洋跑出來，把偉如上下一打量，閒閒的問道，你是從那裏來的。偉如道，我是貴上親同鄉。那人聽了這話，臉上顯出一種鄙夷形色，厲聲道，咱們老爺有過面諭，無論誰人，不有公事，概不准擅自傳達，至於親戚故舊，爲避物議，愈加拒絕私謁。偉如一聽口吻，曉得後拯果已忘却本來面目，祇認得黃金白銀，有意夢出這大公無私架子來，愚世矇人，幸得自己乖覺，忙改口道，我雖和貴上同鄉，此來是從金都到此，有要事面述，爲公晉見，並非私謁，煩勞你稟一聲吧。那人沒奈何，說聲候着。扭轉身子，往裏走去，口內却囁嚅道，輪我值日，總有這些不相干的麻煩找上門，看起來，准是個老抽豐主顧。且說且走，大蹶三步的往內去了，約有隔了兩盞茶時候，那人回出來哩，臉上有了些笑容，不似適纔那副傲慢驕岸，令人難堪的態度了，走至偉如近身，說家爺有請。偉如聽了這話，後拯單請不接，心上已很不自在，勉強隨着長班進去，又經過了兩三進屋，長班緊行幾步，先跑到一間書房樣子的屋門口，伸手將帘子一掀，請偉如進去落坐，偉如移步入內，果似一間書房模樣，祇見後拯便衣便服，早站在屋中，偉如忙上前行禮，口中連稱老表兄，久違了，誰知後拯把偉如氣色身裝神情，仔細復上一眼，眉峯上立刻露出一層心事，口中有氣無力，隨便答應了一句久違，請坐。偉如心上

更不高興，回思自家環境，目下在他門下過，祇好忍耐些，受點委屈的了，於是搭訕着在上首坐下，後拯也不歸坐。劈頭第一句，便問偉如自都門到來，光降敝衙，究因何等要公商諭。偉如臉都臊紅了，忙道，沒甚要事，祇因貴价不肯傳達，所以小弟沒奈何扯一個謊。後拯口內連道，嗯，嗯，原來如此。眼睛却擠上兩擠，偉如正要說第二句，後拯已回頭喊道，來，包升往那兒去拉，客人來了，怎麼不送茶，朝上吩咐他的公事，幹了沒有，簽押房公案上那紙東台縣的回文，快發刑房承行去。偉如見聞如是，明知後拯厭惡自己，依着本性，立起身就走，不過腰無餘鈔，身在異鄉，沒奈何祇好耐心忍氣，且待求上他一求，找一條生路，好容易待後拯頭回過來時，偉如陪着笑道，咱們表弟兄有六七七年不見面了。後拯道，咦，難道已有六七年不會面了嗎，那嗎字沒出口，接着一陣乾笑，笑聲不會停，又連歎一口氣，向着偉如縐眉道，唉，你好福氣，祖上留下一份好家私，吃喝不愁，你自家又是博學多才，不事王侯，高尚其志，我一班親友裏頭，要算你獨一無二了，我這幾年，雖在外頭混得過去，其實徒有虛名，入不敷出，雖蒙香帥瞧得起，補了這丹徒缺份，缺雖不壞，可惜是個官站驛道，往來的人真多，每月供應費，着實可觀，對於一般老親老世誼，很想團聚在一處，無奈此地範圍不大，加以供應煩劇，真正力不從心，一時容納不下多少人，像偉如這樣大才，不然正好屈留在此幫忙，但是

做衙早已有人滿之患，也救無可奈何，有班不體諒人的，還冒我志得意滿，忘却貧賤之交，實在天地良心，叫我自家也難擺布哩。偉如此刻恨不能伸手過來，將後拯的耳括子，結實打個痛快，纔雪心頭之火，氣得話都說不出，趕緊起身告辭道，一人不曉得一人難處，東家不知西家苦楚，本來似先慈當日肯當了首飾，給人補廩，原救婦人之仁，我此來並非有所請託，不過順道拜訪，敘敘友誼親情罷了。後拯被偉如刺了一句心，也覺難受，幸得世故已深，一臉黑蒼蒼的風塵色，一時顯不出紅白來，口裏照舊空敷衍，偉如沒好氣再聽，拱拱手回身便走，一路垂頭喪氣，離衙出城，回至客寓內，其時棧房中的職員職役，已經有些瞧不起偉如了，一來身裝平常，二來舉止寒酸，三來他說進城拜包知縣，沒人瞧見他真假，所以對他大大懷疑哩。當晚，偉如足足思忖了一夜，前路茫茫，一時毫無主見，到了翌日清晨起身，茶房拿臉水和茶進來，神氣冷冷的，不似昨天那種巴結了，也不聞聲要用什麼點膳，回頭櫃上，却抄了一篇賬進來，同偉如算賬了，偉如暗忖，此地的棧房，怎麼日日結賬的，今天的錢，或能付清，但是明後天怎麼了呢。他一看賬上，從碼頭上搬至寓中，不滿五十步路，行李的搬力，却要一毛錢一件，自己趁下水船到埠，恰好黎明時候，到這時候，不過二十四小時，房金要作兩天計算，並有代中膳晚膳多少錢開列着，忍不住開口道，這賬開得不對，你們該查明了再開。其時掌櫃

交代了賬單，已經退去，一個茶房在旁接口道，什麼不對，請你指摘出來。偉如道，我昨晚不會叫你們開飯，你們硬推進來，我說不用，你們道胡亂吃些，可是我一粒米沒沾牙，原封不動還你們，如何也好算我錢呢。茶房冷笑一聲道，你老明白人，昨晚你沒知照我們沒開飯，所以照白天開進來，祇要飯籌一出去，廚房照籌算賬，你吃不吃，同我們不相干，我們總是要錢的。偉如道，你話太欺生了，人家現錢買賣貨，尙且有討價還價，怎麼你們做這百客生意，一開口就衝碰人家。茶房豎起眉毛道，怎說我衝碰了你呢，殺人償命，欠債還錢，我們將本求利，祇消你拿出錢來銷賬，就是啦，談不到什麼欺生欺熟的。那茶房一味無理強索，氣得偉如兩眼墨黑，正欲出手發作，這當兒，却走進一個人來，此人頭戴瓜皮緞帽，身穿蛋青素緞棉大褂，腳踏玄緞夢櫻鞋，手拿烏木旱烟袋，走至茶房身後，低低問道，清晨早起，就提了這樣高的嗓子，和客人吵嘴，爲的是甚麼呀。茶房回頭一看，忙陪笑臉道，姜大爺有所不知，這位關東客人，光顧小店，同他算賬，他不肯爽氣付錢，所以爭執起來，不料驚動了您老哩。偉如定神把來人相貌一瞧，乃是生的赤糖色長方臉，濃眉曝目，方頤闊口，鼻雖不大，鼻準生得十分端正，神采奕奕，氣宇不凡，暗忖這個瞧熟鬧的，好相貌，正在打量，那人忽向茶房喝道，你滾吧，天大的事，有我擔抬，些些賬目，什麼大不了，上我的賬就是啦。茶房諾諾連聲，回身便

走。偉如忙道，且慢走，一壁向那人說道，同足下萍水相逢，荷蒙照拂，無功受祿，萬不敢當，小子並非不肯給錢，因為他說話欺人，故同他分說。那人一聽，仰天打了個哈哈，對着茶房道，你們這班蠢東西，眼多沒睜開，怎好做生意，難道這種爺們，要短少你們一個本子的麼，快滾吧，少停同你們理論。茶房臉脹通紅，如飛退去，那人走上一步，順手把房門推上，然後回頭笑向偉如道，這些人，實在可惡，昨晚我來投宿，就聽見議論尊駕的事，我早已代抱不平，到底怎麼一回事，同那包大令，真的有交情呢，還是賣小風火，借此江湖闖道，不妨老實說給我聽聽。偉如道，足下請坐，尙未請教貴姓大名。那人道，我是丹陽姜伯先，足下的名姓，我在旅客一覽表瞧過，乃是遼東閔偉如了。偉如道，姜先生一向作何事業。伯先道，久當自知，現在不暇談論這些，總之，我姜伯先不是壞人事的人，你若用得着我幫忙，我也願盡一臂之力。偉如雖則初出門，究竟腹有經緯，再加腦子很亮，一見這姜伯先的神氣，就猜是個行俠尙義，愛朋友的血性好漢子，自己本有一肚皮的悶氣，無從發洩，於是便把和包後拯前後經過，一五一十告訴出來，伯先聽了，雙眉倒豎，兩眼圓睜，把手向桌上用力一拍道，自從這廝接任以來，地方上久已怨聲載道，我本要做誠做誠他，因為不會摸清根底，故未造次下手，照你說來，這廝真不是東西，好，好，好，交給我罷，但是你住在這裏，也不是道理，還是到我家中去

住一陣吧。偉如不會回答，伯先已走過去開了房門，高喊來人，把閱爺的舖程行李，趕緊搬到我家中去。門外一聲答應，走進來三四個彪形大漢，伯先吩咐把下邊房飯賬，統去算清之後，便先同這位闕先生回去，那班大漢同聲應道是，伯先自己，頭也不回，先自離開大觀樓，徃長而去。不提閱偉如搬往姜家，先說包後拯，這日起身梳洗了，把例行公事發辦開，正在簽押房吃早點，忽然外面遞進一封南京要信來，乃是督署內文案處，一個姓梁的寄來，信上說，太倉直隸州知州姚某，將要調動，足下如其親來面懇鈞座，定能如願以償云云。下款署的鼎芬，並有鼎芬啓事的小方圖章，後拯也不暇細辨筆跡圖章的眞偽，心上喜得嘴都合不攏來，立刻傳主簿到三堂，吩咐了幾句，叫他暫行攝篆，他自己要緊漏夜趕南京，去求見張香濤謀幹太倉州缺去了，那天搭的上水船，乃是招商局的老船，逆流而上，到南京已經在晌午時候，天又下雨，不及就上轅門，直至翌日早上，方能晉謁，不過張之洞的見客，有些說不像的，據云他是猴子轉胎，晚上不喜睡覺，有時高興起來，一天連見一二十位客人，有時他心上不耐煩，來了十幾次的客人，仍未見着一面半面，這位後拯來得不湊巧，他到轅上手本，剛逢大師養神之際，手下不敢驚動，祇好在官廳子內候着，等待後拯走到官廳裏頭，先有一個五品頂帶，濃眉闊嘴的人，候在那裏，瞧見後拯進去，站起身來招呼，此人乃是新到省的同知班次，已經來伺候

了三天，尙未見着哩，當下和後拯通名道姓，攀談解悶，言下頗多抱怨之詞，後拯反去安慰他道，老兄耐心些，兄弟總算是大帥一手提拔出來的人，現在暫離蓮幕，到來稟見，也得候機會，上次大帥到兩江來，同王彭年方伯鬧意見，也就爲這關係，何況我呢。那人聽了歎道，真個做官莫做小，官小官嘲笑了。當下兩人靜悄悄在官廳內閒談，甚覺投機，大約談了一句多鐘，那人先打了個呵欠，眼淚汪汪的，後拯見此情形，知道他烟癮發作，不料心上這麼一動，自己也要發癮了，始而尙能按捺得住，禁不起那人不住連連的呵欠咳嗽，連累自己也是如此了，此刻那人身上，掏出一隻金錶來，把後面託底旋開，原來這個錶，祇有磁面，內裏沒有機器，完全是一個特別烟盒兒，裏頭裝滿的大烟泡兒，那人拈了烟泡，接一連二的望嘴內送進去，後拯此際，真受不住了，懊悔自己不會也帶點靈魂在身上，現在不至於活受罪，那人瞧見後拯饑涎欲滴的神情，含笑把烟盒送過來道，老兄也喜這害人東西的嗎，不妨吞一點，助助精神。後拯口內雖則客氣，心上恨不得把他盒內吞贖的那兩個大烟泡，一氣拈來吞掉纔行。那人道，四海之內，皆兄弟也，況且老兄又是大帥面前的紅人，將來若肯不棄幫忙，兄弟受惠非細，現在這點小交關，算得甚麼，請吧。後拯口內雖仍遜謝，那右手大食兩個指頭，却已由不得自家作主，伸到他盒內，揀一個小一些的拈起來，向口內塞進去哩。烟泡入口，略爲嚼了一嚼，即

伸着脖子一咽，咽下了肚去，無奈後拯烟癮很大，一個小泡的力量，尙够不到，依舊眼淚鼻涕淌個不休，暗忖照此情形，不要上頭偏來傳見了，如何是好呢，倘若回寓之後再來，又怕既失傳見機會，又得罪上頭，心上亂得不可開交，那人真湊趣，把那顆棗兒大小的烟泡，又拈了送來道，老兄索性再吞一枚，吞足了吧。後拯心坎上着感激，口內仍假意謙遜一句，接過那枚泡來，再望口內一吞，不料不吞猶可，一吞這一枚，眼前頓覺天昏地暗，房屋在那裏倒旋轉來似的，心上曉得是頭暈腦眩，便向茶几上一磕，等到磕了下去，竟和捺厥一樣，智覺全無，那人微微一笑，站起身軀，走至後拯身畔，從容不迫的，把他細攤布了一下，然後大踏步離開官廳，出轅自去。正是

計就月中擒玉兔 謀成日裏捉金烏

要知此後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三回

浴日莊觀三不社新章

藏軍洞遇廿年前舊雨

却說閔偉如，隨着那班彪形大漢，算清大觀樓賬目，起了行李，一同走至招商碼頭，祇見有七八簇浪裏鑽，停在江邊，他們把偉如行李，分裝妥當，揀一條稍爲寬大些的，叫偉如下去坐着，然後一

聲呼嘯，他們分開下船。一共闕行五條划子，尙留二三條，仍舊停泊在江灘上。偉如未便動問，靜聽他們盪槳離岸，一齊向江心划去。偉如是旱道上出身，不慣坐船，在這三面見天，一面見水的小划子上，心中不免有些害怕。繼而自討前途生死，尙且未定，快把存亡念頭兒，置之度外吧。祇消這麼一想，便無罣無礙，毫不恐怖了。先將甘露寺，金山寺兩處的風景，眺望了一回，繼向那個盪槳的大漢問道，大哥貴姓。大漢道，我叫四脚蛇子大林。偉如道，咱們現在是到丹陽姜爺府上去嗎。大林道，不，姜爺原籍丹陽，現在住在焦山腳下，所以我們划向江心裏來哩。偉如道，姜爺可有一定的職業做着麼。大林笑道，做東以前職業真不少，不過自己不願幹，現在統辭掉了，目下靠天吃飯，仗着江湖上義氣過日子，往後自知，如今不用多問了。偉如點頭會意，不再多話。頃刻間船到焦山，由正面繞至側首淺灘上，大家用力划近了岸，捱順泊定了，先扶偉如到了岸上，然後起了行李，一同灣灣曲曲，向山套內走去。走了三里多路，穿過一座大松林，祇見一片廣場，四圍用黃石堆的邊牆，中間一條小石子砌的御道，走到盡頭，那是一所大莊院，四週掘下四五丈闊，兩三丈深的濠溝，東南西北都有鹽莊橋，橋面是活絡的，晚上可以抽去，沿濠遍種竹梢，竹梢裏頭，編的一層很結實的籬笆，籬笆後面，方是石層磚瓦層，水底泥三合土砌的牆垣，欄樓烽墩，四方多有，房子重重疊疊，一時也望不到

底，大林道，此地本來是座焦公祠，荒涼坍塌，不堪下足，敝東來此經營了五六年，費了不少心思，纔勉強成這個小局面，一路閒談，過了護莊橋，兩面竹林之中，驀地蹣出七八條獠種獵犬來，都有驢兒般大小，向偉如狂吠，幸有衆人前後左右護着，不放獠犬近身，好容易叱喝開去，那濠內澗水潺潺，流聲甚急，等待走至莊門前，抬頭一望，門口地上，擺滿着石担石鎖，兩扇黑漆檀樹莊門，上頭有浴日山莊四個大字，門上貼着一副七言楹聯，乃是寫的伯仲之間見伊呂，指揮若定失蕭曹兩句杜詩，進了三重莊門，穿過廳屋，由于大林一人引導，也不知走過了多少院落，纔至一座書廳模樣的屋子中。大林將偉如讓進屋子，正中懸着一方黑地金字的匾額，停睛一看，原來是「三不」兩字的鐘鼎篆，一時也不明白是何意思，中間又掛着一大方紅木鏡框，框內是裱着一張白紙，紙上寫着一手好王字，偉如走進一瞧，標題是「三不社社約」，仔細從頭至尾一瞧，乃是寫的「（一）帶有革命色彩之無產階級，與根深蒂固的資產階級，開始奮鬥，奮鬥結果，現尚未定，本社爲襄助無產階級前途戰勝起見，求其能免真正民義與帝國主義之武裝衝突，則本社目的，至此可云完全達到，故定「一不做官」，「二不爲盜」，「三不狎邪」三項主要規例，因而定名曰「三不社」。「（一）本社現在艸創時代，百廢待舉，不能不暫定體制，庶劃清權限，辦事有方，爰根據最嚴格的民治機關原則，設立辦公機關

，將來人人能享言論出版，集會結社，工作信教等種種自由，生命財產，均安全無慮，本社至此地步，仔肩方可完全息卸」。「(一)凡屬未經公家動用之土地森林，礦產礦區，河道等等，而爲一二人操縱取求，或逕強佔爲私人資產，欺良壓善，抑迫哀哀無告之小民，本社當以全力對付之」。「(一)凡屬與小民有利之種種企業，倘彼力不從心創辦者，本社當助其成功」。「(一)凡爲本社社員，已填具證書，享特別社員之名義及權利者，須禍福相共，死生如一」。「(一)本社社員，暫分軍事，經濟，法制，教育等四股，如有重大事由發生，當臨時組織特別委員會解決之」。「偉如一見這六條社約，暗忖今番我做成王景略第二了，初不料莽蕩風塵之內，倒生着這樣一個大人物哩。再回頭向兩廂一瞧，兩壁掛滿了地圖海道，及各種專家調查表，東首設着一張紅木大茶檯，四圍列着十張藤椅，正中放了一個很大的圓筒，像廟宇內的願筒似的，不知什麼用處，筒裏頭豎着一根七尺多長的鐵梗，一頭聳出筒外，上頭橫着四根鐵條，鐵條兩頭，掛了兩盞羊角燈，用鐵練繫着，再向筒底一瞧，原來像井欄圍似的，黑洞洞望不到底，西首擺一張百靈檯，一口大書櫥，櫥旁放了張眉公椅，大林讓偉如在眉公椅上坐下，叮囑莫慌，然後走到木筒旁側，將鐵梗用力往下一擡，那兩盞羊角燈忽然發亮，那根鐵梗直擡下去，耳畔但聞轟轟之聲，那所房子，鬚鬚在那裏搖動，大林擡了鐵梗之後，跑到百靈

檯旁邊，掀起檯單，兩手在檯邊上一搭，好比開汽車似的，將房子掉了個轉身，百靈檯眉公椅，適纔多在西面的，如今換到東面來了，把東面的大菜檯，翻到了西首。大林再跑過去，將鐵梗一拉，又聽一陣鈴聲響亮，那根鐵梗，依然直豎起來，仍轟起了六七尺，羊角燈也熄滅，轟轟之聲大作，房子也不搖動哩。不過房子外面，雖仍有顆柏樹，一帶桅子花園牆，幾盆盆景，但是天井的地步縮小，方才那個天井裏，有個月洞門的，如今月洞門不見，兩面多是假山石，一邊石上刊的縹雲，一邊刊着眠月，四個八分書，多有碗口大小。偉如默忖，這機關有甚用處呢。大林把百靈檯的檯單鋪好，然後將書櫃上的兩扇玻璃櫥門一開，用手在旁邊一拍，好端端疊得嶄嶄齊齊的書籍，立刻望下一卸，却見櫥背後又露出兩扇門來，大林用大拇指在門鏝上一捺，裏頭一陣鈴聲，門呀的一聲開出來，走出幾個北音大漢，齊問于哥何事。大林含笑回頭，向偉如招招手，於是一同走進書櫥，步入隧道，眼前黑黢黢，身上冷颼颼，白天都要點燈的，偉如忍不住向大林道，在下和費東萍水相逢，並沒深交，生平最不願意知人祕密，還是不進去吧。大林道，這是做東關切的，邀你和我們軍師大老爺見見。偉如聽了這名稱，甚為奇怪，暗想這五個字，如何會聯在一塊，真和官場中的野雞道台，強盜統領，兔子少爺等稱呼，大同小異哩。想來這個軍師大老爺，定和戲上做出來的綸巾羽扇，八卦袍，火居道士般一個，開出

口來，定又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的哩。心上胡思，腳下亂跑，也不知走了多少路，大林忽然，當心咱們下簷井哩。偉如口內答應，留心向左右一瞧，原來走的這條路，同皇坎上的隧道一樣，現又穿進一個石洞，石壁上雖多掛着油燈，但多半明不滅，光線不足，進洞不到一箭路，便是石級來了，一步一步向下，共計十五級，不料纔走了半箭平地，又是向上的石級來了。偉如跑得乏哩，氣喘汗流，想歇息了一回再走。大林道，軍師府快到了。偉如道，平地上在下還能走，這種人間地獄，難跑哩。大林道，這裏頭既無大熱，也不大寒，足下說他地獄，其實乃是福地，和陶潛筆下的桃花源相似哩。偉如道，開關這處地方，工程倒不小。大林道，此地本叫藏軍洞，天生如是，據說諸葛亮迎接先主回荊州，曾在此處藏過兵的，又有人說是姜尙當初藏兵的焦山寺內，還留着一個諸葛銅鼓，算是紀念品，以前我們聽附近人說起，此處和金山法海洞通的，可從長江底下走過去，不過這些話，都是荒誕不經的，說話之間，石級走盡，出洞口了，兩面峭壁，有扇後門模樣，緊對洞口，一望之間，這山坳內築有十六七間茅屋。大林伸手在門上敲了三下，走出一個十四五歲的小童兒，把門開了。偉如見這童子獐頭鼠耳，不像個好貨。大林問他先生不會出去嗎。童子點點頭，大林便引了偉如進門，穿過一層院落，大林高喊道，任先生在那裏，上首耳房內，走出個人來，偉如留神一瞧，不禁駭然道，咦，您不是仲

文慶，怎麼我和你會在此地碰頭的。原來任仲文的老子，以前在東三省作幕，同偉如父親，乃是文字至交，其時仲文年雖不大，學問已經很好，會爲偉如父親代過館的，所以偉如和他是卯角之交，當時非常投契的，後來仲文父親，認得了一個東洋朋友，叫宮崎寅藏，動了宗憲長風之志，故就帶了兒子往外國去，從此天涯迢遞，音問不通，再不料却在此處相遇，仲文一見是故人閔偉如，也樂得拍手大笑，連稱奇事，於是同至耳房內坐地，仲文喊童子烹茶款客，一面動問偉如怎會到此，偉如便將自家遠近經過事由，次第訴說出來，並向仲文道賀道，恭喜您在此做軍師大老爺了。仲文道，呸，這定又是于大林嚼舌頭，我自那年隨老人家到了東洋，那位宮崎先生，乃是幸德秋水的社會派信徒，一切言行舉止，很足使人佩服欽敬的，我們中國人，總算借重他的力量，在那裏組織了幾個團體，爲祖國幹些有光榮的事情，異常活動，其時伯先也在日本游學，和我訂交了，彼此志同道合，遂成刎頸之交，等待他畢業之後，我勸他回國來立點小基礎，所以伯先前在湖北，直隸，江蘇，黑龍江四省新軍之中去做軍官，就是依了我話，暗中去培植勢力，後因官場中的骯髒氣，實在受不了，情願回鄉種田，來得舒服，不料上年的春天，我們有個同志，在安徽做一件大事，大材小用，沒有成功，反枉送了幾條性命，風聲傳出來，累伯先本地也不能立足，祇好隱到此地來韜光斂跡，不過天生成他一副路見不平，

拔刀相助的脾氣，永遠不會改的，他自知其過，所以拉我來代他救亡挽失的，然而我不過吃吃現成茶飯罷了，但是你到南邊來，可真的就爲投奔那個包知縣而來，還是另有別事呢。偉如道，在你老友面前，還扯謊不成，當真爲着投親南來。仲文笑道，你讀了許多書，閱歷也不淺，難道連「貧居隔市無人問，富在深山有遠親」的兩句古話，也忘懷了嗎，世界之上，像須賈襜袍之贈，真是罕聞僅見，包後拯的官兒，那裏來的，他除了吹牛拍馬之外，還有甚別樣能耐，莫怪他患得患失的心思，要比別人厲害，再加你的本領，又在他之上，他怎敢請你做入幕之賓，恐怕招留了你，將來他做東家的駕馭你不住，況且你又在倒運時間，就算他衙門內有空位置，也要留待上官推薦親友來，做現成人情的了。兩人談興正濃，童兒進來請吃早飯哩。大林立起來先走，仲文吩咐童兒道，我懶上食堂哩，你去搬了兩份早膳來吧。童兒應聲退去，偉如聽見鐘聲隱約，便動問仲文，這是自鳴鐘呢，還是金山寺裏的午鐘。仲文含笑站起身軀，領偉如出了後戶，走到飯廳上一瞧，祇見廳上開了七八桌飯，六七十個彪形大漢，正在那裏狼吞虎嚥的嚼吃，每人面前一隻大盤，盤內多是一方熱氣騰騰的牛肉脯，各人手執明晃晃的牛耳尖刀，把肉割下來，連刀送進口內，倘若不留心，怕連舌尖嘴唇皮多要割破。偉如恍然道，適纔我聽見的是飯鐘。仲文點點頭道，對啦。偉如道，吃飯的人倒不少。仲文道，這一班多是內部

敢死之士，外部的還不全在此，若得內外兩部人到齊了，要比現在加出十幾倍人來哩。他倆瞧了一瞧，回至耳房，童兒已把飯開進來，也同公衆一樣，一盤牛肉，用刀割不用筷夾。偉如暗忖，這纔是真平等哩。中膳進過，童兒送過香茗臉水，收拾刀盤退去。仲文道，我要幹點小公事了。偉如道，請治正。於是仲文在靠窗書桌抽屜內，拿出一大疊紙捲來，好像公文模樣。仲文看一張，批一張，神氣很忙。偉如在旁閒着沒事，順手在檯上取了一卷書，翻出來一瞧，乃是一本鈔本，書名軍事須知，內容分門別類，專論軍事學識，後附一紙世界軍力調查比較表，其中有一則，論世界強國海軍說明道，一全世界之海軍力量，首推英國，其次則爲美國，若單就大軍艦而論，美國艦數，實能超過英國，不過小艦數目，美不如英，如引導毀滅艦，巡洋艦，輕便巡洋艦，巡洋潛行艇，飛機船等，海軍中人，皆目爲極重要者，則英較美勝，以美與日本並論，則戰鬥巡洋艦，日勝於美，蓋日已成者，現有四艘，尙擬再造八艘，美則尙未造成，並且其海軍計劃中，亦祇預備製造六艘，至於二號艦，英國獨多，遠非日美所及，現已有二十六艘，每艘裝十二寸口徑之巨砲，至少十尊，每艘噸數，均在二萬零六百六十噸以上，此類軍艦，美祇十六艘，日本六艘，法國四艘，意大利四艘，因爲戰鬥巡洋艦，英係首創，故所有亦最多，計列入頭號者四艘，二號四艘，單純巡洋艦，英有頭號兩艘，二號二十艘，美祇有

二號二十艘，餘如法意日本各國，皆無之，亦不聞建造，僅以廢置無用之巡洋艦，壯觀而已。至潛行艇之海軍力，美雖足爲英敵，然實地比較，英因自負爲海上霸王，逐年注意訓練，美則注重商戰，以經濟壓迫他國，主義不同，故美終非英敵云」。偉如正欲再看下去，耳中忽聽見轟的一響，連房屋多覺得震動，正是

海底神鰲身抖擻 共工頭觸不周山

要知這是什麼響聲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第四回

報廿年恩德抵掌談武術

下千日工夫苦志練輕身

却說閔偉如，聽見外頭嚷叫之聲，不知何事，忙將手中文件放下，站起身來瞧看何事，祇見從屋外踉踉蹌蹌搶進一個厚背圓腰，高眉短項的黑面漢子來，對着偉如道，你就是遼東閔偉如嗎，俺是山東蒙城醉尉遲趙至剛，生平最喜流浪風塵，物色英雄豪傑，俺面貌雖極臃贅，心地却光明磊落，以前鬻藝江湖，賣解度活，那年曾至貴邑，途窮日暮，金盡牀頭，幸遇您家老太爺，愛俺相貌，一言之下，立時籌集多金，給俺做了盤費，使天涯丐食之徒，不至流落他鄉，飄零客地，此恩此德，銘心刻骨

，沒齒不忘，自從南歸之後，天遣蕭同姜爺相會，他是頂天立地奇男子，著世無雙大丈夫，俺雖爲他門下食客，承他不以衆人目我，每逢機要大事，纔遣使着俺，士爲知己所用，雖死不辭，自遇姜爺之後，俺這顆腦袋，後半世有了個着落，不過追思已往，愈感您家老太爺再造深恩，當時您家老太爺，不肯沽善施之名，堅不肯說出眞名實姓，俺却受此大德，豈敢輕便拋舍，故私下打聽得明明白白，旦夕掛懷，寢食不忘，蒙天可憐的，您也會到此間來的，俺特地趕進藏軍洞內，要至至誠誠拜您七八拜哩。說罷，推金山倒玉柱般，撲翻身便拜，偉如忙也跪下地去，回拜了五六拜，然後站起身來，偉如道，先君當年和公一段因由，弟因那時年幼無知，腦海中雖留一些迹象，却已不十分明瞭，至剛道，昔年窮途末路，既沐令先尊解囊援手之惠，今日南曠北駕，居然會把晤於一堂，敢陳葑菲，尙祈俯采芻蕘，您的經濟文章，已聽任先生閒時道及，您既有戡亂之才，又生封侯之相，何必但居奇貨，曷不出建豐功，顯親揚名，垂聲史冊，英雄結局，千古來大抵如是，何以您甘於淡泊，不和世倭爭一鞭的得失。偉如歎道，唉，小弟本來敵屣功名，不慕榮祿，際此叔世，人心風俗，多向勢利二字的途徑上趨附去，眞正壞到極點，吾輩雖不敢自負先知先覺，似乎較尋常貪鄙庸夫，總兩樣一些，如再隨波逐流，胡亂幹去，還成個世界嗎。人生出處，最當注意，除非要糾合一班同志，大家數四考慮，謀定決策之

後，一同連袂出山，整頓乾坤，把江山重行補綴，所有以前種種虐民苛政，全行打倒，另外成立個新局面出來，不過此話，說是隨便誰人會得說的，要着手做起來，談何容易，如果徒託空言，豈不成了癡人夢囈，所以還不如隨遇而安，閒閒度日，並不想鱗衣披體，祇學那鴟夷子湖海遨遊，也不思馬革裹尸，將來似屈三閩江魚腹葬，喜則可三杯執酒，高唱大江東去，恨祇無七尺龍泉，殺盡世間邪孽。……至剛不待說完，忙接口道，適纔以言相戲，果然抱負不凡，這纔是我們志同道合的好朋友，你說恨無寶劍，莫非有意習練柔術麼。偉如道，運籌帷幄，決勝千里，出奇制敵，六軍辟易，那些韜略陰符，攻心主戰的萬人敵方法，居然早已略有所知，倒是馳馬擊劍，流血五步，鋤奸誅暴，行踪飄忽，出沒無定，所謂行俠尚義，劍仙異容的本領，却可惜少年時但曉治文，不會學得，雖則這種頑意，匹夫敵耳，不十分大希罕，但是這種世界，貪官污吏，實在太多，更有一般偽君子，表面上，死活要算一塵不染，兩袖清風的廉潔人員，其實人家送賄賂給他，六隻眼睛不受，四隻眼睛就要，送他款兒多，一聲不響袋了，倘然款兒少，未能滿他的慾望，他便反過臉袋子，說什麼整肅官方，就拿住了你的錢，作為行賄的鐵證，害得小民財亡家破，同啞。吃了黃連般，有苦還沒說處，這班東西，論起他的人格心地來，比較開明昭著的貪官污吏，還要可惡，真正殺無赦，偏偏社會上自有一部份人，受愚

入彀，還當他好官兒，代他努力宣傳捧譽，對待這些人，沒有別話，祇有深更半夜，飛劍取頭。冥冥中代小民除掉一害，橫警公理自在人心，不一定先由我宣布他的罪狀，知者自知，不知者自不知，辭後自有人主持公道，會傳說出某官被刺不枉，他有着什麼隱惡，害過多多少少的人們哩，我因為要想對付這班混賬忘八代，所以有志練習劍術，無奈徒有此願，一向留心，却從未遇着個此道高手名人，得傳枕祕，剛纔和公掬忱談話，傾心問答，故又不知不覺提及此言了。至剛聽了，拍手大笑道，哈哈，恩兄如其有志斯道，俺雖不敢自負當世的張仲堅磨勒一流人物，但是劍術哩，武士道哩，多懂得一點門徑，馬上就可以告訴恩兄一條簡易門路如何。偉如聽了大喜，忙招呼至剛坐下，請他指點武行門道。至剛道，談到這柔術一門，以前用槍的，共有十七家解數，第一是楊家三十六路花槍，其次是馬家槍，金家槍，張飛神槍，五顯神槍，拐突槍，拐刀槍，錐槍，梭槍，槌槍，大霧槍，拒馬槍，搗馬突槍，峨嵋槍，何家十八手倒手籤子槍，紫金標槍，蛇舌槍等十七種，使刀的傳派，祇有十三家，所謂偃月刀，雙刀，鉤刀，刀手，鋸子刀，掉刀，太平刀，定戎刀，朝天刀，開陣刀，偏刀，車刀，連匕首也算第一十三類，排在壓末，弄到寶劍，一古腦兒祇得馬明王劍，先主劍，下莊劍，王聚劍，馬超劍，邊掣厚脊短身劍等六樣古法，除了槍刀劍三項兵刃之外，棍子和棒棒，倒有三十種古法，所

以有，「槍乃軍中之秀，棍爲軍械祖宗」的兩句老古話兒，這三十種棍棒的名目，無非是左少林棍，右少林棍，大巡海夜叉棍，小巡海夜叉棍，大火林棍，小火林棍，通虛孫張家棍，觀音大鬧南海神棍，梢子棍，連環棍，雙頭棍，陰陽手短棍，雪棒搜山棍，大八棒風磨棍，小八棒風磨棍，二郎神棍，五郎神棍，十八下狼鑽棍，趙太祖騰蛇棍，安猿孫家棍，大六棒緊纏身，十八面埋伏紫葳山條子，左手條子，右手條子，邊欄條子，雪搽柳條子，跨虎條子，滾手條子，賀家屠鉤竿，西山寺單硬頭等各種名目，至於矛哩，戟哩，板斧，月牙鏟，鐮金鏟，紫金瓜等各般兵器，古時多沒有專門法則的，古人統名雜器，總共十門，一鐵鞭，二夾棒，三單手操鐵鏈子，四蒜頭鐵蒺藜，五金剛圈，六鐵尺鍍掌，七呂公拐，八鋼叉，九狼拳，十月牙鏢，倒是像西遊記內，豬八戒手拿的九齒釘耙笨傢性，前人反留傳椎牛出陣鈿，山門七埋伏鈿，翻山倒角鈿，直行老虎鈿，梢攔腿進鈿等五樣法道，纔說及十門雜器，都是步下使用，若得跨在馬背上的兵將，古人也定出長鞭，軟索鏈，九練鑽，單雙鏈槌，大小流星，鎖虎口，馬叉上帶使流星鞭，雙舞劍，雙刀，馬叉，六平鏟，方天戟，紅纓白蠟桿子槍，關公春秋刀，斬馬刀，月槍等十六種，雖有成法，留教後人，不過多極簡單，反不如弓箭兩門的花色來得多哩，因爲前代沒有鳥銃鳥槍，以及機關槍迫擊砲等諸般火器，兩軍戰爭起來，多以弓箭爲先，故此有

邊箭，兩廣藥箭，火箭，神機箭，馬家箭，神箭，袖箭，弓弩，諸葛弩，連珠弩，雙弓床弩，三弓床弩，打牲弩等各樣分檔，和大刀一樣，共也有一十三門解數，至於拳頭一道，古人也把他收入兵刃類內，謂之使拳格兵器，共有十一門派別，乃是趙家拳，南拳，家拳，溫家鈎掛拳，孫家撻挑拳，張叢麻拳，霸王拳，猴拳，西家拳，童子拜觀音，九滾十八跌等十一項名色，當時達摩自西至東，他在河南嵩山少林寺教授生徒，分爲拳棒兩班，所以至今愛練這一門的，渾稱做「弄拳棒」，但是達摩老祖麾下皈依諸衆，雖有幾個臂力天生，能够上山擒虎豹，下海捉蛟龍，但是不見得個個力大無窮，千夫辟易，也有許多身弱多病，限於天賦，學習不成，故而達摩老祖，就創作出一部易筋經祕籍來，指導那班懦弱病夫，叫他們先把筋骨練得韌硬，耐得起勞苦了，再練解數，到了明朝初年，又出了個武當張三丰，他是道教清靜閨中人，和達摩釋教寂滅宗中人的學識見解，本則有些抵觸的，故而他就反對達摩留傳下來的成法，他反對的理由頗充足，他說人的筋骨，未出母胎，已經生就，這是在先天稟受的，怎說後天好想法掉換培補，那麼力大力小，自幼注定，無可法想，不過照醫生說起來，一個人的身體，乃是氣血兩件東西，在臟腑中做主宰的，祇要氣血兩旺，不論大小事情，可以努力幹一下的，如今我們要練到這武士道，也祇要培養好了精血，血旺了，自然氣壯，裏氣一壯，那力也無形中會得盛

大起來，所以古人把氣力二字，連綴在一處，成爲一種名詞，體弱之人，先要調養身子，培植本原，一朝血旺氣盛，自然會生出胆力，譬如一個文弱書生，平日閒手無縛雞之力，有朝一日，遇着貼鄰回祿，他心上一急，一鼓作氣，居然也可提挈了一件很沈重的箱籠物件，忘命逃避，事後再叫他把那東西拿回來，他倒又拿不動的了，研究他的原因，當時目見火光，心急血沸，氣湧如潮，無形中會有蠻力生出來的，事後氣衰血定，力已散盪，故而仍舊拿不動的了，所以要練力的人，務先練氣，衷氣實沛，力量自生，但是氣怎樣練法呢，首從打坐入手，將右足盤在左邊坦又內，脚底朝天，脚背貼肉，再把左足扳起來，盤在右面坦又裏，也是脚心向上，把上半身挺直，然後將手心徐徐撫摩脚底，心上屏除一切貪嗔邪念，舌尖舐住上齶，使他滿口生津，譬如手脚磨了十下，然後少息片刻，把口中那口涎沫，用力咽下肚去，再行撫摩，此之爲調勻水火，伏虎降龍，由淺入深，朝夕熬練，不消三個月坐下來，那口氣便可吐納自如，呼吸有準，一面端正一個小酒燂，每日打坐之外，便用中食拇三指，去捻那小燂，從空燂開始捻起，燂內把小黃石子，或者大白銅錢，添貯下去，等待小的積滿錢石，另換大一號的燂兒，仍將錢石按日評准份量，慢慢的增添，如是者一年工作下來，保可力漲幾倍，張三幸發明此法，世人都以爲然，因此道家的武當派拳術，和僧家的少林宗武行，旗鼓相當，綿延不絕，到

了清朝，又出了徐靈胎薛生白兩個師家，他倆都是蘇省儒醫，兼工拳棒，於是又發明養氣一法，蓋張三丰祇指導人練氣，不會叫人涵養，徐薛二人，多是當時具起死回生手段的好郎中，並又博覽羣書，故復教人養氣一法，大凡這人一有膂力，總要暴勇鬥狠，歡喜多管閒事，社會上不知要多生阻若干是非來，他倆做誠力人，第一要唾面自乾，切忌胡作妄爲，假如仗着有力，天天尋事生風，一來多搗擾敵，再者易傷氣分，傷氣卽是敗力，千定要和藹待人，自珍氣力，百蓄一發，不但省功，並且必勝，所以真正此道慣家，非但不近女色，並多韜光斂迹，不肯輕易出手，同時又有南京的甘鳳池，常州的白泰官倆，參透趙匪胤創作的空手入白刃把式，宋太祖的空手入白刃秘訣祇有托壓推鉤，揪捺飄勒八個字，甘白二人便把這八個字，化成了推搡牽奪逼，捺撒攪圈吸，拋插吞吐，收放擦貼一十八字，又將儒門徐薛，道家張派，釋教達宗三種義旨，併爲提神運氣，舒筋煉膜四大綱領，作爲後學津梁，於是練習武功之人，便有了一條終南捷徑，先由此入手，一方再把馬鞍，或者沙包木馬，梅花椿等套一套，三年五載下來，雖未必便成死活手，大概防身足夠的了，不過年輕子弟，不弄這玩意便罷，如其一入此門，第一要有恆心，非到爐火純青不止，倘若半途拋廢，或者白天練着這一門，晚上去鬆腿，考較那一門，非但沒有成功希望，並且還要弄出吐血等諸般病瘵，危險異常，天下無論何事，有利

必有害，如無恆心，千萬不要努力強為，切記切記。愚兄有志此道，不妨也先由此入手，惹練起來，過了些時，俺再來和您討論其次。偉如一一記在心頭，從那日起，他寄居此處，左右沒事，每日上半年，和仲敏研究治理國家經濟學術，下半年，便打熬氣力，他本生有自來，再加專心習此，更當別論，十天以後，已大非昔比，一個月練下來，着實有些能耐了，不過他雖是生長隴東，鄰近燕趙，常言道南拳北腿，北人的膀腿，比南人堅硬點，獨有偉如，終屬書生，腿勁不見得怎樣，幸而他聰明想得，到了晚上，在自己睡的客房裏頭，布置起來，用一張桌子，作牠一座高山，兩條長檯，算是平坦道路，分布在桌子兩面，每晚由房門口平地上走起，走上長檯，越過檯子，再由長檯跨至平地，然後再回上來，第一晚規定時刻，默記步數，按照古例，每三百六十步爲一里，走滿一里步數，上床安睡，第二晚仍舊這點辰光，加出一百八十步來，自定課程表，每一句鐘當中，可以走得滿三千六百步了，鞋子內去塞一個青銅大錢，再行練步，由一文加到了百文，於是再換拖青鉛，兩足可以拖到二觔青鉛，仍舊要一句鐘辰光之中，走滿十里路了，然後再放寬時刻，加長步數，加重鉛量，練到後來，兩足拖了八觔鉛，點半鐘時候，好走一萬零八百步路了，自家曉得步口鉛量，不可再加，把走過的檯檯兩頭，添出花色來，先加一具竹梯，平擺在地，跑慣了再將竹梯架空，再加圓木等類，一件件加增出

去，痛苦雖大大受一點，練慣了，倒也不覺得甚麼，後來工夫練上了，去掉了青鉛，不論翻山越嶽，或者走過鄉下那種獨木橋兒，偉如總行走如飛，身輕似葉，人家總想不出他這輕身騰縱工夫，怎樣練出來的。正是

世上雖然無易事 有心練習總能成

要知閱偉如練成了這點拳腳，有何用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第五回

夢葫蘆打破朦朧葫蘆

土強盜碰着大強盜

常言道花開兩朵，各表一枝，上回書中，敘述本書主人翁閱偉如，在焦山浴日山莊，藏軍洞內，苦心練習拳腳，著書人一支柔筆，來不及四處張羅，祇好權把這位首要人物，暫且擱在姜家別墅裏頭，和任仲敏趙至剛倆去論文講武，趁這當兒，抽出空筆頭來，把書中一個次要人物，好似京戲當中硬裏子角色般的已往歷史，粗枝大葉，敘上一敘。却說河南彰德府下屬，有個湯陰縣地方，在商朝時候，名爲姜里，卽是紂皇幽囚周文王的所在，戰國年間，屬於魏國，名爲蕩陰，秦屬三川郡地，漢置蕩陰縣，歸河內郡轄治，晉朝改隸魏郡，後魏天平初年，併入鄴縣，隋文帝開皇六年，復置縣，改屬汲

郡，唐太宗貞觀元年，始改名湯陰，仍屬鄴郡，五代又改屬相州，宋金兩朝，則從唐稱，由彰德府管轄，明清因之，以前名爲縣治，沒有城牆，直至明太祖洪武三十年，纔築一個土堡，周環祇有四里路，到了崇禎時候，爲防流寇，方加砌磚城，地處彰德府西南四十五里官站，四十二里足路，離北京一千零五十八里，照清代定例，該縣實徵地丁銀四萬八千六百五十二兩，漕米六千七百七十一石，雜稅銀一千七百兩，積穀二萬石，一城大小五個官，一個知縣，一個管河縣丞，一個典史，兩個教官，一稱教諭，一名訓導，一共養廉銀一千四百兩，官立的學校，額定十五所，當地的物產，以黃薺小麥爲大宗，全縣名勝地方雖沒有，前賢留下的古蹟倒不少，最著名的縣北九里的文王被囚處，正名姜里城，俗名臚里，附近建有文王廟，廟內又築演易台，密侍中血濺晉惠帝的浣衣里，在縣西南，春秋名醫扁鵲塚，在縣東伏道坡，曹操的蓄糧塚，共有三座，那是同袁本初開仗之際，屯兵於此，詭作糧台，以愚袁紹，每塚均大如山阜，塚頂平坦，登臨瞻眺，沃衍曠曠，在南門內，建一所岳武穆廟，廟前跪着秦檜王氏，張俊万俟卨，王雕兒等五鐵像，正殿供着宋鄂王忠武岳公，及楚國夫人李太君神位，院中有岳飛自誓的諸葛出師表石碑，樹在台階兩旁，西院塑着英烈孝娥，銀瓶小姐之像。此廟不但馳名全縣，連別地方人都曉得，現在京漢火車，就要經過湯陰，車站距城二里許，岳廟內的出師表拓本，

有人拿到車站上來出售，也有人特地下車去瞻仰廟貌，真正萬古流芳。此處風氣淳樸，時生英傑，端的一個好地方。雖是岳少保出身所在，但是姓岳的人，却並不見多，倒是有家姓岳的子孫，這個姓，特別得很，據云，這戶姓岳的，確是岳少保後裔，就因為當時避免族誅的關係，所以將岳字下面的山字，改爲兩點，變作兵字，同著明代方孝儒後人改姓六，清朝年唐堯子孫改姓生，是一樣的用意。在明清交替之際，兵家有一房逃難出去，逃至山東登州府文登縣，就寄籍在彼，人家問及他們姓什麼，他們隨口答道姓岳，問的人道，是否賓客之賓，他們胡亂應道正是。後來子孫繁盛，聚族以居，居然也成了一個大戶。目下山東道上，有個坐地分贓，大幫土碼子的頭兒腦兒，頂兒尖兒，家居文登賓家莊，叫大刀賓鴻，又有個直魯豫陝甘晉六省，出名的飛賊，叫一陣風賓燕兒，乃是賓大刀的堂弟，其實，都是湯陰兵家的真正老本家，其時兵家，又有一個人，入贅到沈家爲婿，生下一子，號叫沈斗南，單名一個衡字，沈衡這個人的地位，乃是這部書當中的一個硬裏子角色。此人是錚錚鐵漢，落落奇才，吟遍江山，胸羅星斗，說他不求聞達，却見理如漆雕，說他不愛風流，却多情似宋玉，揮毫作賦，竟能頡頏相如，抵掌談兵，直可伯仲諸葛，他雖力足扛鼎，偏退然如不勝衣，勇可屠龍，倒凜然若將隕谷，旁通諸子，一目十行，兼擅跋黃，深知藥性，生平以朋友爲性命，奉名教若聖明，真正是極

有血性的大儒、不識炎涼的名士。自從勝衣就傅，讀書識字以來，止崇正學，力闢異端，往往解人所不可解，言人所不敢言，無論誰人一見此子，都讚不絕口。盡道前程遠大，未可限量。那年十三歲觀場，因爲身材矮小，祇報了九歲，一戰輓旋，居然以幼童入泮，初不料屢次鄉試，命運不濟，往往堂備，房官薦足了，仍然不中，考得他心灰意懶的了，而且每逢秋試，到開封落了考寓，臨場的前一天，必定做個異夢，夢見一個葫蘆，恍惚在面前發現，一次二次，不以爲意，後來回回如是。而且一夢還葫蘆，定必功名無望，本則考試這個頑意兒，是唐太宗行出來的，考試用八股文，是明太祖興出來的，自行考試以來，所謂天下英雄，入我彀中，已把青年銳氣，消磨殆盡，再想出用這八股文來，更加奸惡，使得天聰天明的的好男兒，四書五經讀完之後，便去研究這且夫嘗謂，之乎者也等虛字眼兒，任你好漢子一弄這票東西，無有不弄得獸頭獸腦，志氣消沈，最可惡，到中了進士，殿試起來，又要改用臣對臣聞的策論，用不着八股了。就是公牘哩，普通應酬文件哩，也從無用八股文濫墨卷的調調兒來做作一篇東西的，分明是斷送青年有志之士的氣節。着了這道兒，再也不會有想做甚興王定霸，分茅裂土大事業的念頭兒。故而古人有秀才造反，十年不成之說。沈斗南自從幾次秋闈擯罷，他息心止氣，再也不想步蟾宮折杏花，軋入清祕堂內，去吃現成茶飯，索性棄儒就商開了一所小酒店，將本

求利，胡亂度過了此生就算啦。如是省過了四五個年頭兒，那一年新年休業，斗南信步走至南門岳廟內去頑頑，廟內九流三教，以及賣零碎雜食的小販，肩挑手托，來往川流不息，就是游人男女老少，也捱肩擦背，奔走似蟻，獨有一個三十多歲的晦氣色臉窮漢子，款下長了幾莖黃鬚，穿着一身破舊青布衫褲，連褲帶都沒有，用兩根申頭繩縛着，足蹬倒統破布靴，可憐腳趾頭同腳跟上的紅肉，多露在外頭。空手捏着兩個拳頭，在那裏上托天，下捺地，前推後勒，側撞橫釣的支那空架子。想博幾個彩錢，無奈到來逛廟之人，全是庸夫俗眼，那裏識得這一門真實好處，既無自淘夥伴幫襯，又沒有當地土豪吹噓。此人空頑了好久，也不會換着一半個本子，站上去瞧着之人，非但沒有一人肯給他些錢，大抵哈哈亂笑，饒上一陣諷刺話兒，走開去了。以至惹動一班頑皮小孩，都拾着土塊瓦礫，從遠遠地擲將過來，口內還多嚷道，好不要臉，活丟人，還不收拾場子，滾得遠些，虧你還有臉站在這裏獻醜哩。一唱百和，鬧成一片。獨有斗南一瞧這人的把式，暗贈賞賞，默付此人練的太極拳，工夫淺實不淺，難道偌大一個湯陰縣城，竟沒有一個識者。於是動問旁人道，此人就算要不着觀衆彩錢，怎麼會惹惱這羣小孩子，拋磚笑罵，趕他走路呢。始而問不出頭腦，最後問着一人，方知此人到此擺場子，不會到廟主那裏去打招呼，廟主差下人和他接洽，理由講他不過，動手打他不過，一毫便宜沒佔着。

所以廟主沒處出氣，特地關切幫閑的，因下代他放臭講，並又喚這班小孩兒來臊他滾蛋。斗南聽了，大不贊成，暗忖現在大廟主，乃是兵家四房內的老九，他和我爸，還是五服之內的從堂叔侄，我要叫他一聲九叔公哩。以前爲搶一筆公祭，曾經涉過訟，打過大交關的，他的得爲岳廟廟主，不過仗着爺祖父是個副榜，當時大家借仗勢力，公舉了他祖父做了廟主，一瞬之間，已做了三代，宛同世襲一般，老九是更加混賬，強凶霸道，魚肉良民，照今天這種作爲，就很使人難堪。倒不如我上前去資助那個出門人吧。纔思我爸既同老九有過交涉，今天我去照應了那個出門人，老九一定認我有心同他倒蛋，要生出閒氣來的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由他去吧。無奈瞧瞧那人的工夫真不壞，埋沒真材，殊堪慨歎。一時俠腸義胆，自己也按不住自己，不由自主的喊住了那人，叫他拳脚不用再耍，給了他二塊大洋，並鄭重叮囑道，你有此真寶本領，可惜風塵躑躅，未遇識者，今日致爲羣小譏侮，我看你這種人，犯不着在江湖上胡混，也不必因着命運欠通，自灰壯志，或者錯走路頭，斷送了這顆好頭顱，目下烽烟不靖，邊陲需材，你應當前去投效，幹一番烈烈轟轟事業，纔不負老天生你這個軀幹哩。那人接了洋錢，兩眼睜滿含着眼淚，聽斗南把話說完，撲翻身拜倒在地。斗南生怕多生枝節，口內囑咐纔罷，拔步便走。那人拜後，收拾自去，不料斗南今天造化了兩塊錢，竟買了一場大罪出來。平日間零

碎受了，原來那個兵四九，本和斗南積有世仇，他知道了那件事，一口咬定斗南是有心同自己抬槓，吃裏扒外，下他的險，故此借是生非，屢屢同斗南來吵蛋。吵得斗南發極了，祇好同至親好友，共議妥法對付。恰巧那年是恩科鄉試，斗南有一班同案多去應試，大家便都勸他也去下場，萬一中了，就不怕兵四九了。斗南一想也不錯，故又收拾行囊，上汴梁赴試，不料臨行的上一晚，自家雖未做夢，那妻子王氏，却又做了一個葫蘆怪夢，道夢中見你被人抓住，要裝入一個大葫蘆內去。斗南聽了，心上犯疑，料想此次趕考，又是白去的了，意欲臨期縮足。經不起同伴之人催促動身，勢難中止，他便將酒店內一個小學徒，叫倪大扣子，帶在身旁伺候，一同到了開封，落下考寓，等待臨場的前一晚，斗南唯恐犯老毛病，索性不睡了，省得再做那個倒運葫蘆夢，及至入場以後，精神聚奮，更是格外留心。居然三場完畢，等待三場出闈，他做着一篇得意文章，那題目是「子曰，回也，非助我者也，於吾言無所不說。子曰，孝哉閔子騫，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」。將草稿投給同考諸人觀看。大家驕

道：
學與行，造其極，聖人深許兩賢焉。夫顏之說，學之粹，閔之孝，行之孚也。一非助，一無問，子之許之，有以夫，且吾黨傳聖道，述孝經，曾子一人而已。不知有先曾子而聞道獨早

者，有較曾子而事親尤難者。聖人物表而出之，蓋淵源所授受，懷乎學者之衷，卽懷乎教者之衷，故兩心若一，而但期其敦學相長焉。猶淺也，天性所感通，稱於親者之口，並稱於疏者之口，則苦節亦甘，而第謂之名實相符焉。猶顯也。不然，聖門如商之啓予，賜之知來，孰不可言悅，如由之盡養，柴之執喪，孰不可言孝，而夫子獨稱顏閔也何居。以爲義蘊之淵微也。一日足啓聰明，百年豈無扞格，况回之學正在少年，則提撕之益無多，豈能見淺見深，隨所觸而愜心貴當，庭闈之聚頤也，處常莫名其樂，遇變不堪其憂，況齋之身適同怨慕，則顧復之恩漸替，安保至情至性，感以誠而衆口交推。且夫吾之與言也。不遽期其說，當先期其助，言之在孝也。不遽觀夫人，當先觀其父母昆弟。人情於耳提面命，善信尤貴善疑，往往有反覆諮譎，而求一是於兩端，舉一隅以三反，此誠非好學深思之士，不能相與有成也。而第恐其不求甚解也。人情於繞膝承歡，養體不如養志，往往有親承色笑，而高年動多拂逆，少子倍見愛憐，此雖極柔聲下氣之情，未爲可愾無罪也。而何有於藉甚深稱也。乃不意國也非助我者，於吾之言，無所不說也。孝哉齋也，其於父母昆弟之言，而人不聞也。此曷故哉。是知簞瓢之境遇，獨能味道之腴，蘆絮之光陰，早篤明倫之學，所以默識則心無不通。

，至誠則物無不動也。而又非有容心也。我正爽然若失，而回但覺左右之蓬源，人自翕然同聲，而竊但知明發之不寐，茲兩人吾豈能限量哉。因念耆年耳順，徒嗟垂暮之秋，防墓涕零，孰弔聚人之子，蓋以老將至則穎悟已遲，名無成則少孤滋感也。而猶幸見絕詣也。回誠終日不遠，而轉譽我以循循之善誘，竊卽御車終老，而常怡親以閭閻之多風，微兩人吾誰與歸哉。夫子稱兩賢以此，亦舉字行之造極者，以勵諸弟子焉耳，故吾黨聚德行之科，而類記於後云。（八股文章，再越些時，非但無人能作，並且連這名稱，都要知道了。小子老裏翻新，嵌入這篇高頭講章，小說中用着牠，倒也是別開生面，偶一爲之，聊備一格，諒讀者未必卽見之作嘖罷。哈哈，民哀附識。）同考諸生，將斗南這篇底稿，互相傳觀，研究了一回，多道清新俊逸，筆婉而腴，意曲而達，真令人玩不釋手，再把他其他諸作底稿一瞧，也多詞圓意愜，機旺神流，都向斗南預賀道，今科一定發解，再不會做劉黃的了。斗南也自負甚深，口雖謙遜，心上却也如是希望。他們正在談話，那個跟斗南出來充當小廝的倪大扣子，因爲這幾天送考接考，早起遲眠，格外辛苦，今天接斗南出了場，回至寓內，倦乏非凡，故面和衣橫躺在炕上，竟是睡着的了。此際忽

然夢魘，在坑上大呼小叫，手舞足蹈起來，喊得在房諸人，多嚇了一跳。斗南忙把他喚醒，問他何故如此，大扣子道，咱夢中好似仍舊接老閻出場，不料一出場門，有個青臉獠牙的蹺腳惡鬼，把老閻夾頸一把抓去，塞在一個鉅大無倫的大葫蘆內，咱上前要去搶奪，他便將大葫蘆壓到咱身上來，所以咱極聲叫喊哩。斗南一聽，心上老大沒趣，臉上便微露一點失望形色，那班同考諸人，大半曉得斗南以前之事，祇好用言安慰道，小廝廝多夢多，不足為憑，再者那個青臉惡鬼，也許是文曲星官，沈兄今回但請放心，決不會名落孫山的了。斗南開問答道，但願謹依尊口。當下三場完畢，要待龍虎日出榜，斗南因為臨行妻子作夢，出場大扣子又夢，那葫蘆又發現了，想來功名九分九沒望，所以先帶了大扣子，收拾回鄉。及至到了家中，同妻子道及大扣子的夢話，沈娘子便道，聞說城內新到一個漢口算命先生，名叫張鐵口，真有能耐，丈夫何不化一注小錢，請他去推算推算星命。斗南素不信這頑意，口內應着，未去實行，經不起妻子天天噪磨着，斗南沒奈何祇好去試一試。那天已是九月十一了，及至和張鐵口見面，一道來意，張鐵口便將斗南八字一排，也恭維了一陣。臨了道，可惜足下前生是個走江湖郎中，一生仗着說真方，賣假藥度活，而且假藥多夢在一個金漆葫蘆之內，不知誤了多少男女性命。所以今生的功名富貴全都折去，足下每逢秋試必夢葫蘆，就是這道理。除非要用飛星度命方法

，虔誠禳解一番，或可挽回天意。斗南被他追着心病，不知不覺入他彀中。正欲請問他如何禳解的法則，幸而家中派人追尋到來道，爺已高中了八十二名恩科舉人，報子擠滿一店，道喜討賞，請回去打發。斗南知張鐵口何嘗能知過去未來，也是一派江湖訣罷了。當即回去一瞧題名錄，見八十一名，是開封府祥符縣的廩生胡淡如，八十三名，是歸德府寧陵縣的監生盧光照，年紀多較自己小掉一半，不覺恍然大悟，所以每逢鄉試，必夢葫蘆，原來我要中在葫蘆兩姓之中，以前他倆年紀尙小，故此我夢見小葫蘆。此回他倆年紀大了，同赴秋試，所以妻子同大扣子，多夢見大葫蘆了。科場怪事，真正神祕得很呵。並且還戳破了張鐵口的胡說亂道。當下斗南在家，把諸事料理妥當，便仍又帶了大扣子，束裝赴汴，准備作那填清供，拜老師，赴鹿鳴宴，會同年等種種手續。他這件葫蘆怪夢奇事，非但傳遍湯陰一縣，沸揚開去，竟連汴省士林中人，都當做科場嘉話。輾轉宣傳出去。並有人道，沈斗南此回鄉試，實和兵四九鬧了意見，才再做一回馮婦。不料他竟會中的，料想他鹿鳴宴罷歸來，兵四九的日子難過了。這種閒人猜揣之詞，一人傳十，十人傳百，傳到後來，竟有人道，親聞斗南在省裏和人提及，要將兵四九如何如何處置。這消息吹入兵四九耳中，所謂人防虎，虎也防人，暗忖自己同斗南確有勢不兩立的景象，若不早爲之計，不要真個吃了他眼前虧。故而私下同那班不三不四的朋友，議

定了一個喪門絕戶的惡計。可憐斗南本人，何嘗真芥蒂於此事，他在汴梁把公務辦妥之後，欣然回鄉開賀。不料行至衛河搭船，見船中先有五六個不倫不類的惡漢人，心上雖則犯疑，自己仗有武力，並不十分畏蕙。不料他一下船，那班人就催舟子連夜趕路，船上四個水手，情形雖似老角色，無奈面軟得很，聽見多數客人主張開夜儼，便下櫓就搖。斗南和大扣子主僕倆，雖同聲反對，但是兩人拘不過大衆，及至一上路，到了半夜光景，那班人便取出悶香，悶倒了斗南主僕，又把預備的蘆布口袋，將兩人一裝，要推開頭門，種水仙花了。誰知艙內諸人擺布纔畢，忽聽梢上四個舟子齊聲喊道，瞧你們不出，表面改作店主，其實多是合字，並都帶了鷄鳴斷魂香，把筆管生弄翻了，請吃一頓肉餛飩，事前招呼都不打。但你們在這條線上做案，應該知道中牟山公道大王的規矩，咱們山主目下是兼管水旱兩道，連蚊子哼一哼，蒼蠅嗡一嗡，都須先經咱們山主同意，咱們全是公事底子，又不是牛吊子的黑底子，你們倒胆敢弄這玄虛，好吓，筆管生饒了你們肉餛飩，咱們哥兒四個，要請你們吃板刀麵了，誰是當這份家的，有種的滾出來較量較量，分個高下，彼此死而無怨，不要狗比倒灶，推三拉四，再累爺們動三光哩。此時船已不動，好似拋下了錨哩。接着，便聽見在平几下取出錚錚刀劍之聲，這一下，真出於大家意料之外，艙中六個漢子，祇合帶一個匕首，並沒有其他傢伙，如何可以對敵，再者

中牟山的公道大王，不是尋常碼子可比，真是

螳爲捕蟬方鼓翼 豈知黃雀後飛來

欲知此事究竟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第六回

強盜請先生情理周致

土豪陷文士羅織百般

却說中牟山這座山嶺，雖然不十分長大，却也是太行山脈，坐落在河南邊界，同山西接壤，蜿蜒曲折，環生在淇水旁側，衛河尾閘，一頭要到山西潞安州爲止，晉省要塞的平順縣，玉峽關，壺關等地，都倚仗中牟的山勢險峻，屬於豫省河北方面，分爲中牟山，林慮山兩座山頭，林慮的縣城，就築在兩山交界的山坳之內，土人俗稱叫做前山後山，住居山腳左右鄰近的貧苦小民，着實不少，內中以王姓爲大族，據云係唐末鐵槍王彥章的子孫，其時有一家王姓村人，連生兩胎子女，都未養大，直至第三胎，雙胞胎生了兩個男孩，纔得撫養成成人，可惜一個是啞叭，一個是聾子，所以同族中人，信口喚他們弟兄倆叫王三聾，王三啞，三聾自小歡喜登梯扒高，翻山越嶺，後遇名人指點，也教他兩足拖鉛跑路，足足練了十外年工夫，練得行路如飛，疾同歸巢鷹鷂，那三啞小時候，練一隻飛鈎，乃是舊

時水龍公所內置備的一種消防器具，救火起來拆牆頭用的，名爲火鏡，好似海船上的大鐵錘頭般一隻，不過火鏡下面是裝竹柄的，三啞却改用繩柄，在手內作勢拋弄出去，始而白天定了目標，專心練習，後來白天百無一失，打得準了，改在晚上練打香頭。繼而夜間香頭又穩打得中了，再把距離線延長，最後平打有了把握，再掉打高頭正鵠，練到縱橫百步之內，打人取物，百發百中，於是再改練柔升工夫，居然練到火鏡不論橫直，鉤着那裏，他的這個身體便可由那根鏡繩上頭過渡，也到了那裏，弟兄倆苦心習練，居然都練成絕無僅有的二樁特別技藝，好在兩人又多天生着水牛般蠻力，因遂名播遐邇，稱他倆是李元霸再世，李存孝重生，不過弟兄二人，專心習練了功夫，對於鄉下人的唯一看家本領，耕種漁樵四項，一樣多弄不來，非但自己食量兼人，並又歡喜結交朋友，平日閒家裏開起大鍋飯來，坐坐七八桌，十多桌，竟是常事，每天日用開支，着實不省，他倆雖則多無家小，但是坐吃山空，沒有收入，一味支出，又遇着米珠薪桂，一年勝似一年的日子，憑你鄧通石崇般的家私，也等得及有完日的，所以王家弟兄倆，自從父母見背，接手當家了不滿五個年頭，把一份五口之家，可以不愁吃着的家財，弄到吃了早頓沒夜頓的地步。相交的那些酒肉朋友，到了這時候，一個個遠而避之，望影却步，竟沒有一半個講義氣的人兒，再來扶持他倆一把半把，雖則外間出了大力王三龍，大力王三

虎十四字的名氣，無奈虛名吃不飽，穿不暖的，再加又多身帶殘廢，不知江湖上當光棍的門道，不然仗了這點能耐，好合組一所鏢行，代客商保鏢闖道，苦度光陰，無如這個調調兒，他倆個又唱做都不成的，至此田地，竟祇有束手待斃，生生餓死兩口子了，幸得天無絕人之路，其時山西潞城縣，有個專管催解錢漕的差頭兒，俗名喚做糶差，叫韋度山，其人天生是個缺嘴，自覺儀表不雅觀，故而未滿三十歲，便留起鬍子來，把缺口掩沒，倒生的是落顴鬍子，蓬蓬鬆鬆，生滿了一嘴，像風塵三俠畫圖上的虬髯公張仲堅相似，因此人家本則把山字除去，稱他爲韋馱，及至韋馱長了鬍子，又改叫做小虬髯，後來人家叫順了口，到潞城縣問小虬髯三字，十人九曉，如其間韋度山，曉得的人反而少哩，小漕，這當糶差的味道，着實不壞，所以手頭漸漸寬轉，他生平愛聽北京人講的評話，甚愛三國隋唐，水滸粉妝樓，金槍傳七俠五義一類小說，肚子內記得滾瓜爛熟，他最羨慕的是三國志內的聖賢爺，其次水滸內的托塔天王晁蓋，故而他家內也養了一班亡命之徒，頗想烈烈轟轟，幹番事業，並相與了一個開驛馬行的老閩，姓邵排三，是個跛子，大家都叫他三躑躅，一個開雍頭店的股東，姓李行五，既是麻子，又是瘋刺頭，人們都叫他李麻瘋：這邵李二人出身雖不甚高貴，但是手把子內，都不含

糊，打起架來，每人開發六七個壯年漢子，不當一回事，那李五更非但手脚利落，並且識得字，又能寫，肚子內小割策也有一點，有時想出來的念頭，的確促狹異常，真合着「天上鵝鷹刁，地上麻子刁」，兩句俗語，三躡脚肚皮工夫遜一些，拳脚却很去得，他倆平素爲人，倒也有些血性，同小虬髯在聽講評書的茶棚子遇見了，彼此說話投機，志同道合，便做法劉關張桃園結義，就擇了黃道吉日，在關帝廟內焚香敝齒，結爲異姓手足，小虬髯居長，李麻瘋居次，三躡脚仍是排三，小虬髯自結識了這兩個把弟，有老二代他搖搖鵝毛扇子，老三代他做做銃頭碼子，文武不擋，大小皆能，因此他的名兒和勢力，一天大似一天，因爲他想幹驚天動地的大事，對於網羅鷄鳴狗盜之雄一道，格外十分注意，那李麻瘋的妻子，乃是中牟山王家村上出身，故此王三躡王三啞倆的大名，李麻瘋早已告訴給小虬髯知曉，那一回，恰巧小虬髯爲了一件公事，到鄰省林縣投遞，忽然想着王家弟兄，公文投掉之後，特地繞道到前山王村，訪問三躡三啞，其時王氏弟兄，正在跌廟賣馬之際，三人見面，似有前緣，居然一見如故，小虬髯眼見他們度日艱苦情狀，便勸他倆跟隨自己，同至潞城縣家內吃老便去，三躡三啞住在故鄉，本沒甚好處，聽小虬髯一說，一致贊許，約定日子，小虬髯先自回縣銷差，他倆把家中細軟，收拾了帶在身旁，其餘粗笨傢貨，封鎖起來，順便把照看屋子責任，託給鄰近一個近房族人，

然後取道到潞城縣，找至韋家，恰巧那一天小虬髯手下一個捏牌夥計，是個折臂，叫小手許二，同三鷓脚倆，介紹一個朋友，叫一陣風神偷竇燕兒；私小虬髯結識，正備着盛筵，款待這個賊伯伯，燕兒生得不滿三尺，並且面黃肌瘦，形同馬猴般一隻，再加是個鑼鼓兒，背心上好似馱着一個大衣包般，那裏信他是個飛簫走壁，來去無蹤，黑道中的唯一好手，等待王氏弟兄一到，即便入席飲酒，所有在席諸人，均由小虬髯拉了場，三啞客套不成，憑裝手勢，三響口雖不暗，無奈耳朵聽不見，要待兄弟聽見了，做出手勢來，乃兄却多明白，於是再直着大嗓，高高聲聲的答話，大抵天生啞啞，必兼聾子，唯獨三啞口舌雖暗，耳朵十分靈便，大凡聾子，總是呆頭呆腦，偏偏三響別的多呆，對於乃弟的手勢：他總能曲曲達到，代爲說出，天生他們這一對寶貝，表面上是生着兩具形體，實在祇合一個人的用途，當由李麻癩發起道，目下咱們七個人，多帶殘廢，一朝鉸首一堂，上應八斗七星，本則南斗注生，北斗注死，北斗的七顆星，所謂兇神七煞，本多不全的，猶如咱們哥兒七口子，個個身帶殘疾，已經頑意兒不含糊，如其咱們七個人沒有殘疾，真不知要如何厲害哩，而今既天緣湊巧，把晤一處，該有一種紀念結合，也不負老天湊撮咱們在一塊的一番美意，倒不如咱們重鉸年齒，再行結拜一回，組織一個七星會吧。此話一發表，在席六人：自然盡贊成的，於是立刻擺設香案，供起三義神位、

大家各把年紀說出，依着大小排了次序，依然小虬髯老大，王三聾老二，李麻鷹行三，王三啞排四，三獃脚同小手許二是老五老六，賓燕兒最小，捱順了在神前磕頭立誓，從此着手組織起七星會來，七星當中，賓燕兒不暇常在路城，住了幾天，他自願自開碼頭，那章李邵許二王六人，分司職責，把靈家開山放布的老法兒，做了模範，將七星會用足了精神辦理，天下不論何事，祇要有精神幹去，自然而然的蒸蒸日上，不滿半年，非但潯城縣管轄的南垂，黃磯，微子，北社等四鄉八鎮，一班說得着的白相人，搗亂把，販黑老，艸鞋律師等衆，全加入了七星會內，做了會長，連那平順、壺關、黎城，襄垣，長治，屯留，長子，高平，陵川等八九個鄰縣地方，也多有了七星會的分會，並且有大同府皮貨幫中人，趕來入會了，要求給點憑據，准備往綏遠歸化城，察哈爾殺虎口涼城等邊塞地方，創立分會去，此外陝西榆林同州，河南懷慶洛陽，直隸懷安淶源，正定永年，元氏邢台等處人，多不辭路遠，成羣結隊了到來入會，小虬髯見會務發達，格外高興，預定滿了十萬會員，就要興隆起手，詎料人怕出名豬怕壯，豬壯吃力，人壯禍到，其時山西巡撫兼提督，是河南新鄉人衛榮光，爲官暮氣甚深，沒甚出色驚人處，這是前清督撫的普通流行病，大抵盡人如是的，因爲做到這一二品封疆大臣，年紀起碼六七十歲，試問他還有朝氣嗎，上頭如此，下面兩司府道等文官，自然也因循紛飾，混一天是一

天，倒是武官淘內，有個鎮守太原等處地方總兵官，駐劄平陽府的林成興，湖南善化縣人，還是跟左宗棠拓新疆一役內的軍功保舉出身，一直做到這身份，比較別人留心一些時務，從手下一個馬弁口中，問着了七星會消息，便專誠入省面稟衛帥，恰巧衛榮光的內眷，回家祭掃，反從新鄉方面，代衛宦看守墳塋的坟丁方面，得了一些些七星會的鱗爪，因為是治下事情，不敢懈怠，急忙趕回任上告訴，衛榮光正要派員密查，恰巧林總兵又來面稟一切，再不從嚴究治，將來鬧出事來，自己前程有礙，所以就把密拿七星會匪首領小虬髯，格殺勿論的文字，交給林成興，叫他會同潞安府知府劉鼎新，潞城縣知縣曾雲章，相機辦理，不料那個曾大令，是江蘇蘇州府昭文縣人氏，進士出身，家道寒酸得緊，自到潞城任上以來，每年要解漕銀三萬三千二百零八兩，雜稅銀三百兩，可奈潞城是個簡缺，積穀定額祇得八千石、養廉銀八百兩，一毫沒有手脚可做，幸得小虬髯報答本官，上年銀漕收了下來，待本官移用，等待本年報解之際，如其本官存銀不敷，由小虬髯同漕總，及本班幾個有錢卯首，公湊整了，借給本官解繳，待年終收了，儘先歸還，故此官吏間的感情，再好也沒有，這回林總兵持了公事，一到潞安府，劉鼎新立刻派人喊曾雲章去，曾大令和一個虹梓關繆紹書，一同去的，及至見了公事，約定明天一同回縣緝拿，其實當夜，曾大令已叫繆巡檢先行趕回潞城送信，叫小虬髯火速離開，好在

路城是在潞安州東北四十里官站，距離不遠，到第二天，林總兵劉知府，同會大令回縣密拿，小虬髯早已遠走高飛，就是七星會的痕迹，一毫不會拿到，此案結果，仍跳不出，「事出有因，查無實據」八個字的官場老例，把韋度山狼差名字開革掉啦，也就完了，但是小虬髯一跑，跑到了那裏去呢，所謂逃墨必歸於楊，逃楊必歸於墨，小虬髯等一班人，公門中既站不住腳頭，始而避風火，暫且到中牟山王家村，王三龍三虎家中住下，後來曉得公事緊急，糧差名字開除，在這十年八年當中，休想出張，這也好算是官逼民變，他們沒奈何，便幹起打家劫舍，擄人勒贖的沒本錢生意來，好在地理熟悉，中牟山又跨着晉豫兩省，牽着七縣地界，愈加容易開武差使，就算兩省官吏，會同了委派一個勦匪專員，居然帶了人馬來騰勦，小虬髯看風使篷，力量對付得够，有李麻瘋出奇制敵，殺他個片甲不留，畢竟派來的官兵多了，便四散隱去，合着那，「賊來兵不見，賊去兵出現，兵賊做翻戲，多想刮銅錢。」的四句俗語，這多是已往之事，現在小虬髯等強盜資裕一年老一年，附近老百姓對於中牟山這班公道大王的威信，反倒有了一種相當敬禮，對於勦匪官兵，反恨如切骨，避之若浼，因為小虬髯有個兒子，其時年已舞象，要請一位文武全材的好先生，訓教小韋，恰巧有個江湖朋友，路過拜山，便將沈斗南一廝，小虬髯便差人上湯陰一打探，恰逢斗南新中舉人，准備赴汴，故此小虬髯照世俗上請西席的規矩，

一切籌備周致，所有汴梁湯陰往來的水旱兩道路上，都派了心腹頭目，恭候沈先生大駕，不料水路上倒先接濟沈老廉，偏又遇兵四九也派着心腹，中途候着斗南，要將他們主僕倆種水仙花，當被小手許二領頭入船，把那班土貨強盜網起來，一共六個人，祇有一個身子最矮小的，仗腳快便宜，溜出頭舵門，嚙嚙一聲，跳入衛河，其餘五個，全被剪起來，像豬驢般關在船頭下艙，一面將斗南主僕，在麻袋內倒出來，用涼水噴醒了，告訴他經過情形，同咱們大王邀請的誠意，斗南也久聞公道大王的名譽，並知此刻若得辭謝，反討沒趣，故暫且跟他們去了，再作道理，不料那個矮子叫水老鼠桂生，乃是兵四九手下，有名的水道上拿瑪溫，他跳在水內，見沒人下水追趕，他便伏在船邊，把許二的說話，聽得一清二白，當便游泳到了岸邊，悄悄上陸，好在身畔有錢，一逕覓路先轉湯陰，把經過情形，同兵四九一說，有了題目，自然就有文章做出來，兵四九便去出首控告，指沈斗南密通七星會匪，和盜寇往來，圖謀不軌，其時湯陰知縣，乃是河南東安人，叫陳其昌，出身廩貢，斯文一脈，對於兵四九的呈子，尙擬批駁，不料屬下那個典史，江蘇上元縣的監生朱兆蓉，他想乘機發財，便先和兵四九私下接洽了，代爲設法，待縣裏批掉，叫他上彰德去告府狀，那時彰德府，叫謝祖源，和朱典史是有感情的，居然府狀告准，連陳知縣都受着本府訓飭，於是專委朱典史辦理此案，朱兆蓉便忙將斗南妻子

沈王氏，同着酒店內兩名夥計，一名女僕，先抓去看押起來，又將斗南的住家店面房屋一概封鎖，一面便訊問沈王氏等口供，對於斗南妻子，究竟是孝廉夫人，目下未得確據，不能刑訊，對於那兩個夥計，老實不客氣，濫刑敲問，屈打成招，一壁請堂翁申詳上憲，改革沈斗南功名，一壁密派幹役，在沈家附近，留心緝拿正犯，可憐斗南本人，尙一毫不曾知曉。正是

、方喜文昌星照命 誰知白虎已臨門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第七回

申義利正言折羣寇

訴怨冤微服走京師

却說沈斗南在衛河船上，也算得死裏逃生，聽許二提及公道大王請師盛意，曉得這種笨貨混人，腦筋簡單，和他說話，枉費唇舌，所以口內一諾無辭，心上早有成竹，姑且到了盜窟，同那個爲首爲頭之人談判起來，或者頭腦靈清，好還我自由，返家開賀。當晚就在船上，過了一夜，翌日清晨，那條船已駛到一處望得見中牟山勢的僻靜所在，岸上早停有兩乘青布小轎，請斗南主僕倆坐着，由嚶兵抬了，許二跨了一頭紅毛大騾，在後壓道，抓住的那班毛賊，另外也有人攆進山來，暫且擱過，單表

斗南坐在轎內，被他們把轎帘下了下來，悶坐在內，實在悶氣，想要推開一些帘兒，不料早已縛牢拴緊，休想推動分毫，一時間轉彎摸角，連方向都分不清，更休想弄得明白進山路徑，如何走法的了，從辰牌直走到申時，方纔得到一處土牆瓦面的大莊院前歇足，仍由許二招待斗南，出轎入莊，一逕領到一處，好似書房模樣，門上粘着一副八言紅紙聯語道：「待差先生，天誅地滅。誤人子弟，男盜女娼。」斗南幾乎笑出來，及至到了屋內，許二喊人打臉水泡茶，拍掉身上塵土，漱過了口，即忙喊擺酒飯，斗南肚子內餓亦餓得鬼叫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莫問盜泉匪食，且飲啖了一頓再說，等待酒飯啖罷，斗南要緊啓口動問道，你們的大當家呢，在下急於要和他會面哩，可知在下功名雖小，究竟也算是個一榜，切受朝廷小惠，叫在下久居此處，到底自己交代不過自己的。許二笑了一笑，意欲直言答覆，忽又囁了一聲，重又斂容回答道，您老又甚說話，橫豈見了咱們山主說吧，我是奉公差遣，山主吩咐怎麼辦理，便依樣畫葫蘆，做照着怎麼辦理，好似戲劇上披袍着甲，先起場出場的轅門八將，受人指揮，不是指揮人的角色，您老也是明甫，現在毋庸勞神空話的。斗南道，在下曉得中半山公道大王，就是從前七星會首領小虬髯韋馱，到底是不是呢。許二道，不錯，不過眼下七星會，無形取消，改名叫做黑槍會了。斗南道，爲甚要改換名稱呢。許二道，說來話長哩，咱們始初創立這個七星會，恰巧結拜弟兄七個人，上合北斗七星之數

，所以纔組成那個七星會，不料爲了這倒運會，弄得大家都背了風火，有家難歸，有國難奔，從排一起至排六止，皆落草爲寇，李麻瘋說，這七星名稱不吉利，況且目下祇有咱們哥兒六口子鉸在一處，排小的鑼鼓兒，向來不在一塊的，我們倒不如換個名稱吧，這話大家多贊成的，不過一時改什麼好名稱兒呢，咱們山主，因見附近各鄉各鎮的老百姓，被咱們一班人，接二連三跑去借伙食，借盤纏，一客都是客，一時竟有打發不盡，應酬不完之勢，所以去請鷹爪來，同咱們開硬弓，不料幾百個灰蒼蠅，也受不起咱們一兩頓接風餞行，若得請了大幫蠅兒來，咱們各山放了籠，相約結成個張果老倒騎驢，永不見畜生之面的局勢，等待蠅兒飛了去，再和爲頭的土豪劣紳加倍算賬去、要知大批灰蠅兒來了，非但照例要供給養，他們臨走之際，也要不打招呼，順手帶點東西去，故此老百姓鬧得實在極了，便有乖巧的，想出來的主張，求人不如求自己，他們一壁挽人，到咱們各處山主跟前，講明月俸，按送常例錢，一壁他們自己辦起團練局來，聯莊防護，不煩客手，雖則地方上動了公稟，在該管文武官廳之內批准立案，但是要想請幾桿洋槍火器，一時請不到手，於是這班團丁，都用紅漆桿兒，紅纓鴨舌槍，權當軍械，並且取名叫做紅槍會；咱們山主觸景生情，叫手下弟兄，都用黑纓黑桿槍兒，做防身利器，即便把七星會改名叫黑槍會，同那紅槍會員，天然站在對等地位，山主始改此名，並無別意

，詎料本省懷慶府陽武縣齊益集附近，有一處黃石村地方，本有一個武庠生盧大龍的小兒子，叫盧延沙，早早有這黑槍會組織，據延沙親口告訴人家道，我爸在四十歲那年，遇過一位異人，到來傳授了甲奇遁祕術七卷，那位異人，是西川出身，生平祇收了我爸，同北平的段正元兩個徒弟，延沙書讀得不多，僅不過受了兩三年村塾教育資格，幸得他有老子傳授異術，可以不怕槍砲，渾身刀劍不入，因為異人說過，叫他們父子二人，潛心習練工夫，將來輔助草頭正人，迺是全世界第一個真命帝主，故盧延沙已早祕密結集，成立黑槍會團體，凡願為會員的人，不論九流三教，上中下三等九格男女老幼，一概收的，不過入會手續，須先在神前立誓，最最重要是，「懷疑會綱，洩漏會祕。」八個字，如其觸犯天罰雷殛，入會了半年，便先學，「八大金剛在前，四大天王在後。祖師佑我不畏軍器。」的避刀劍符咒。入會一年，即可再習，「吾有祖師菩薩，五雷真人，三界神仙，左右保護，不怕火器」的避槍砲符咒，凡遇傳授符咒之際，六耳不談，父不告子，兄不問弟，夫妻不答話，不然便不靈驗的，憑你如何聰明伶俐之人，最快須一百天卒業，卒業了，先將磚石試練，把胆門子練壯，有了經驗，即可上陣退敵，所有會中供奉神道，很多很多，最最敬重，乃是漢代張道陵，三國關壯穆，唐朝哥舒翰，明末尤大綱四位，張道陵是始創法術的鼻祖，聖賢爺是尊敬他的義氣，哥舒翰是半段槍發明

家，尤大綱是黑槍會最先發起人，故此這四位最尊崇敬禮，但是盧延沙一人能力有限，他的黑槍會，一時辦得不甚發達，及至得了咱們山主，把七星會也改名黑槍會的信息，他便親來會晤，聯合創辦，現在是大非昔比，盧延沙的道法，和官兵哩，紅槍會員哩，自夥伴內的反叛哩，多上陣出手過，真正在槍林彈雨之內，走出走進，毫無損傷，所以信徒日衆，再加咱們各山代他盡力宣傳，愈加傳播得廣闊，僅就直魯豫晉四省地方的黑槍會會員，現已有十三四萬人了，就是盧氏縣界上，用神扇神刀神八卦的扇子會，閉封蘭封通行，唸同胞兄弟快上前咒語的兄弟會，洛陽一帶，左手執刀，右手提花籃上陣的婦女，誦了咒語，彈火便流入籃內的花籃會，陝晉豫三交界地方，把黃綾包頭的黃綾會，信陽孝感等處，盛行執鐮刻夢龍取珠軍器的天神會，總共四五種名目，也多是咱們黑槍會的分支哩。斗南聽了，默然不語，暗忖朝乏良將賢相，野有赤肩銅馬，一夫揭竿，千夫盲從，怕連婦孺也都明白，不是家國人民之福，遲早要鬧到荆天棘地，人自戕食，一場糊塗地步哩。當下許二和斗南閒談了一陣，斗南反催他進去告訴山主，說在下急於一見。不料許二應了出去，直捱到傍晚時候，纔來回覆道，山主一來事冗，再者感冒，您老既來之，則安之，極快須待三天以後，山主身子復原，一有閒暇，當即到此問候您老，所有意見，儘不妨那時當面說吧。斗南這時候，真個身不由自主，懊悔嫌遲，倒是自己

那個貼身小廝，一進了這山莊，不知去向，追問許二，說在外廂安歇，由許二另外撥派兩個小童兒來伺候，斗南成了一隻孤雁，獨木不成林，單絲難成線，愈加不便利，當晚就在書房後面一間客房內，將就睡了，自己的鋪程行李，倒都發來，一隻繡花針多沒遺失，到了第二天朝上，起身梳洗以後，仍由許二進來，端正文昌關帝文曲星等紙馬，點起香燭，地下鋪了紅氈，一切周備了，便去領了一個面清目秀，滿臉英爽氣概的小強盜出來，循規蹈矩的來拜先生，居然端正蓮心桂圓湯代茶，用糯米甜糕，火腿粽子作點心，其中暗藏，「蓮實高中」一句四言吉語，斗南又好氣又好笑，因見這孩子生得非常討歡喜，忍不住問問他叫甚名子，今回是開荒田呢，還是已經讀過書的了。那孩子對答如流道、學生名叫韋益山，已經識過五千方字，讀過孟子鑑略左傳國策國語五部書，今回是求先生把左傳補講一遍，並請將呂望六韜，黃公三略，孫子十三篇，諸葛新書等四五種子書，補習補習，斗南一聽甚為詫異，自己本來反對孩童誦讀大學中庸，毛詩周易等深奧沈悶的幾種經子，現聞益山說出求學經過，大合己意，忍不住要試試這孩子了，韋益山年紀雖小，真不丟人，斗南口試他幾個問題，他都對付得不錯，本來這個小孩子，乃是「俠義英雄鑑」說部中的主人翁，他這一身，將來要關係莊何兩大軍閥的許多祕史關鍵，往後去，還要引出一個天不怕，地不怕，鋼胆柔腸，赤心俠骨的人間奇女子來，和他合

成嘉耦，真不知要幹多少痛快淋漓的事業，自然頭角崢嶸，比衆不同，人間少有，特別玲瓏了，斗南愛才若命，一見此兒，好似靈磁遇鐵，不知不覺把身子吸住了，一瞬之間，三天已過，那山主仍不出來照面，沒奈何動問益山道，你爸怎麼會知道我這麼一個人，專誠邀我到來教讀。益山說是光州神拳金四師，上回到來拜山，極力舉薦先生的。斗南滿肚子想不出來，光州神拳金家，雖則耳有所聞，但是自己 and 姓金的，向無交誼，怎麼會介紹起我這榜一個美館地來呢，如是者又過了兩天，斗南實在忍無可忍，所以第六天清晨，硬逼着益山，叫他領去見他的爸，那日被益山說話說得圓活，又敷衍過了，直捱至第十天那一日，斗南以去就做了話頭，益山被迫不過祇好引領先生，到忠義堂上，同天倫見面，那日恰巧又是治公日子，斗南師徒倆，走至屏門後面，窺見忠義堂上，坐的站的，黑壓壓擠了一屋子，小虬髯面南背北，昂坐在中間，先處理各山軍務，其次料理各山餉精，最後拷問肉票，把那些沒錢老票做榜樣，使用各種酷刑，使有錢新票見了，肯通信家中，拿錢來贖，斗南在屏後一一看在眼內，待他公務了當，各山小嘍囉，中頭目，已都散出，忠義堂上，光贖了十幾個坐把交椅的大大王了，斗南纔走出屏門，上前相見，而且一見小虬髯的面龐兒，也不容他照着俗套寒暄，自己便站在居中，正色高聲，侃侃而談道，我是一個清白讀書人，自信頂天立地，禽齒戴髮的鬚眉大丈夫，豈肯隨便

受人一飯，輕易結交，何況這種賊影盜窟之中，倒肯翩然蒞止，折節往還呢，因為我兩三年前，便聞江湖上人無意道及，說中牟山公道大王，雖則身為盜匪，宅心倒還俠義忠直，一向把惠民濟物四字做宗旨，所殺者貪官污吏，劣紳土豪，所生者孤窮赤子，冤屈平民，遠追蟲政嬰離，崑崙奴古押衙等一流俠客行爲，近做呂四娘王征南，甘鳳池張文祥輩壯士作事，所以我此番纔忽然肯來，急欲一見，不則，我真會希罕這強盜西席一缺，到此間來做訓蒙的先生麼，詎料一進山寨，轉瞬十天，要見當家一面，難似登天，似這種瞎搭臭架子，我心上已不謂然，好容易同你兒子說至再三，纔能做一個隔屏竊聽的男性蔡夫人，想幹大事業的人，有這樣情形的嗎，吐哺握髮，倒屣親迎，纔是正理，歷古以來的偉人豪傑，禮賢下士，大抵跳不出這範圍，這一層呢，還及着我自身問題，姑弗細論，適纔我聽見你處理大小雜事，究治新舊肉票，口口聲聲，把金錢作前提，可知區分人的好歹，就把好義好利兩端來做標準，孔夫子道，君子喻於義，小人喻於利，此其要旨也。又道汝爲君子儒，毋爲小人儒，君子之學，爲己爲義也，小人之學，爲人爲利也。又曰君子和而不同，小人同而不和，君子惟義與比，安肯苟從，小人見利必爭，當然難保永久和睦。又曰君子泰而不驕，小人驕而不泰，君子安於義，終身不肯自滿，小人逞於利，得志即便顛狂。又曰君子易事而難悅，小人難事而易悅，君子處世平易，祇求稍合

於義便已，小人宅心奸險，但見有利就喜。又曰君子求諸己，小人求諸人，義根於心，故事事求己，利生於欲，故處處仰人。又曰君子坦蕩蕩，小人長戚戚，心注重於俠義，自然心地常常坦夷，心供役於慾利，私衷自然永遠不足。又曰君子上達，小人下達，重義則剛毅特立，故能上行，重利則柔行巽入，故愈趨卑下。又曰君子固窮，小人窮斯濫矣，君子見得則思義，故金錢妄想一想纔賺，小人見利則忘義，黑心紅眼烏指爪，瞧那黃金白銀青銅錢，見錢便攫，管他袋得袋不得。又曰君子周而不比，小人比而不周，君子以義訂交，平常淡薄如水，要遇事出力，小人以利結合，平日甘言媚語，萬一有事，非但避之若浼，並且相手方以利相指，還要助虐反噬。又曰君子不可小知，而可大受，小人不可大受，而可小知，蓋明大義，則識見高遠，貪小利，則氣量淺狹。又曰君子成人之美，不成人之惡，小人反是；重義則與人爲善，貪利則同惡相濟。又曰君子懷德，小人懷玉，君子懷刑，小人懷惠，本則徇義者安於義，徇利者亡於利，又曰君子哉蘧伯玉，以其有道則仕，無道則卷而懷之，所守者惟義也。又曰小人哉樊須也，以其諂學稼，諂學圃，所趨者惟利也。僅把一部論語大略講解一下，對於義利兩字，區別出君子小人來，已有這許多了，別的書也不必說哩。你自己想想，你所作所爲，偏於義字的多呢，還是注重實利的多外。人代你宣傳，說你是個有心人，要誅盡天下無情漢，其實你自己就是可殺

之列。從古以來，豈有言行絕不相顧的公道大王，請問你公平在何處，這算什麼道理，我畢竟還愛你是個可造人才，直言忠告，你若聽得進的，趕緊洗心革面，改換初行，你若然忠言逆耳，仍舊我行我素，速即把我一刀兩段，或者凌遲碎剮，否即恭送出山，還吾自由，火速給我個乾脆了當，吾輩大丈夫，幹事應該這般痛痛快快，不要推三諉四，扭扭捏捏的。斗南說罷，兩手又在腰內，掄眉曝目，向盜衆瞪視着，逼他們一個答覆。此刻坐在左面的三隴脚，聽得火發了，也站起身來怒喝道，你自負讀書人清白之軀，可知古來有儒寇賊行之徒，很多很多，咱他却多是賊寇饑行的好漢子，你這廝滿口咬文嚼字，料想你一肚子勢利念頭，只想功名富貴，那顧禮義綱常，得勢則強吞弱食，失勢則吮癰舐痔，鄙夫之心，無所不至，咱們大哥向人說明白要錢，尚不失爲光明磊落的奇男子，你外言道義，居心更不堪聞，真正掩賢濫賤之人，待三爺把你送回了老家，取你狼心狗肺出來下酒。說時，便從座上作一個勢，躡至斗南近身，舉起手中那根鑲鐵拐杖，向斗南颯的一響，當頭真打下來，斗南面不減色，仍舊挺立在居中，絲毫不會移動，三隴脚這一杖打下來，離開斗南頭頂，至多不過半寸光景，瞥見小虬髯雙手亂搖，他忙把鐵杖掣回，冷笑一聲道，瞧不出這文弱書生，膽氣倒還不錯哩。一壁口中自言自語，一壁一竄一拐，仍歸原位坐下。當下小虬髯出位重新行禮，並闕切大衆道，沈先生是當代第

一等人物，他方纔教訓的說話，吾等均屬聞所未聞，非但要把他佛眼相看，應該要執贖求救。大家見小虬髯如此敬重斗南，自也唯唯遵命。斗南忙又啓口動忙自身的去住問題，當由雙方協定，斗南再在山中居住十日，因爲小虬髯已派專足，往湯陰去迎斗南家眷，大概在這數日裏頭，也要回山覆命，待那人回覆了，再定行止，那人如再不歸，則斗南限定至多再留十天，其次斗南問及同行小廝，小虬髯道，貴价進山的第二天，一聲不響，逃出去了，曾令部下留神偵察，至今未有下落。斗南空自啼歎了一陣，第三，益山的讀書問題，如其真要拜從斗南，十天之後，祇好反跟出山，往湯陰去補習。這三件大事，談判妥洽，小虬髯便端正大魚大肉，款待斗南，就請各山主做陪客，菜上兩道，酒過三巡，小虬髯正欲請斗南指示改良盜匪方法，以備大興中牟山，誰知差往湯陰去的專足，回來報告了，道兵九四如何謀害沈家，朱巡檢怎樣賄贓枉法，斗南一聞此話，氣得怒髮衝冠，始欲趕回故鄉投案，後因大家都道犯不着，自投羅網，故決計向小虬髯借了一騎脚力，單人獨騎，星夜動身，上京去告皇狀，或者都狀去。正是

草寇愛才爭拜謁

賊官貪得反誅求

要知斗南此去如何結果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第八回

純陽廟深宵聽奇語 湯陰城白晝出新聞

却說沈斗南，一聞家內出了這種非常亂子，意欲入京叩關，向小虬髯告假一頭脚力，李麻婆忍不住插嘴道，凡人一生所經過的禍福倚伏之機，不可預測，如其遇到大患難，大屈辱，大虧曲折損之處，最好堅忍順受，徐俟天心人事的自然挽回，則大禍卽是大福，卽使目前略受小屈，或者日後可以大伸，小可少時，曾聞訓蒙先生，講解宋朝呂東萊的言論道，天之生物，自孽而條，自華而實，此特造化之微細者爾。繼而風霜雨雪，勁烈刻厲，剝擊其枝葉，剝傷其膚理，然後能反膏收液，鬱積磅礴，發爲陽春之滋榮，此則大造化也。故樹木必先有大彫落，而後有大發育。人亦必先有大摧折，而後有大成就。據小可愚鄙之見，覺得目下朝無正士，賄賂公行，沈先生此去京都，卽使得叩九關，恐怕自身也難保平安無事，還是……，斗南忙道，本來我此番赴京，齊甘玉碎，不望瓦全，不過使天下今後一般貪官污吏，曉得我們士林中尙有人在，不是輕易受他們魚肉的。小虬髯見斗南決意要行，自也未便強留，不過說今天時晚，不及登程，待明晨鞋送沈先生大駕便了。當下那頓酒筵，吃得合座索然乏味，草草終席，各自散去睡覺。到了第二天，小虬髯曉得斗南川資不足，故特地奉送程儀二百番，斗

南預料到京，出首告官，着實要用掉點，老實不客氣受下了。自己原來行李，丟在此間，不帶了走，僅把防身匕首，帶在身旁。小虬髯又特將自己坐騎，名喚蓋昭陵的，借給斗南乘坐，此馬怎麼喚此名呢，因為唐代昭陵時候，有六騎寶馬，第一「拳毛騮」，生的黃喙，天然異相，李世民平劉黑闥時所乘。第二「什達赤」，渾身純赤，也是李世民平王世充時所乘。第三「白蹄烏」，黑背白足，平薛仁果時所乘。第四「特勒驃」，毛間黃白，喙色微黑，平宋金剛時所乘。第五「颯霧紫燕驃」，全身深紫，平字文化及入東都時所乘。第六「青鬃騮」，蒼白毛片，平竇建德時所乘。這六頭名馬，後來也附在凌烟閣功臣圖像後面，繪形作贊，流芳千古。現在小虬髯這騎龍馬，滿身斑點，毛片五色俱全，真可日行千里不黑，夜走八百不明。故而叫牠蓋昭陵。當時此馬牽至斗南面前，祇見牠「俠少馬」必由切）賦（許聿切）雄駒捷疾，耳若插鬚，頗疑削出，踢金鑊以弄影，控鐵銜而嚙膝，始驂譚以舞風，忽獲略而追日」。自己雖不是九方皋，識得驥駒好歹，不過好東西有目共賞，一見此馬的神氣，便知不是凡駒。於是先向山中諸人謝別，由小虬髯派人引導，出了山坳，指點明白了上京大路，待他們自行回進山套去覆命。斗南專等一上了路，即向着那馬深深一揖，鄭重託付道，由我家鄉湯陰到京，約共一千一百里路不到點，我看書上，古來真正龍駒寶馬，能識足所未歷之途，能知人所未吐之

意，此回我家有急難，急欲入京，叩關申訴，但是我由此進京這條道路，尙是匪叵纏，祇好作重傷日夜盡力趨行，如可兩三天內趕至北都，使我全家冤屈早得伸洩，將來我若尙生人間，當向你八拜，以酬現在不辭勞苦，不惜饑疲之恩，此行德惠，沒齒不忘也。斗南囑罷，跨上馬背，此馬真是神駒，懂得人的說話，待等斗南一騎上去，也不須鞭催吆喝，兩耳一聳，頭向下一低，一聲長嘯，鼻子內打了一個微嚏，便同離弦弩箭相似，飛一般望北行去。斗南在背上，但覺耳畔風聲呼呼作響，路旁樹木，同着山村茅屋，祇要眼前發見黑點，一剎那間，早又在眼角半邊射過，真和駕霧騰雲一樣，他從中牟山出來，仍舊要到了彰德，然後走豐樂鎮，磁州，馬頭鎮，邯鄲縣，臨洺關等處入京。就是現在那條京漢鐵路幹線，到京共須經過四府三州十縣，十九個村店鎮集。當日辰牌末，已牌初時候上道，跑至晚上酉末亥初，已相近邯鄲縣縣城，自中牟山至彰德，三十二里，彰德至豐樂鎮，五十五里，豐樂鎮至磁州，四十四里，磁州至馬頭鎮，三十三里，馬頭鎮至邯鄲，三十六里，一共已經二百里足路跑掉，因為斗南的檔勁，還不算翹大指兒的角色，如換小虬髯自己乘着，一來工夫深強，二來深知馬性，至少要到鴨鵝營歇足，多走二百三四十里路。那時走至邯鄲附郭，馬尙精神抖擻，不住蹣跚，連嘶叫，腳底下跑熱了，還要走哩。斗南的人却受不了了，遙望過去，瓦房腳比，市集來了。此處路

旁，恰好有所古廟在那裏，便扣住馬匹，下馬離鞍，此時正是十月中旬天氣，一輪涼月，皎潔非凡，照見廟門上有邯鄲宮三字，上前欲思叩門投宿，不料順手把門一推，嘩嘩一響，兩扇朱漆山門，裏頭沒有上栓，竟被推開。人先進去探望，殿上供的純陽祖師呂洞賓，半邊塑着一個柳樹精，一個盧生。斗南暗村，邯鄲宮是漢代趙王如意所建，後來光武破王郎，居邯鄲宮，晝臥溫明殿，即是此處，照輿地要覽上紀載，宮址在邯鄲縣城西北里許，怎麼胡七八糟，供着呂岩神像，而且還高懸純陽殿三字一方黑地白字的鉅額，和伍髭鬚杜十姨廟，一般瞎纏，不禁失笑。當下提高嗓子，喊了幾聲，始終沒有人答應。原來是所枯廟，所以滿目荒涼，連山門都沒關閉。因爲自己行路勞乏，便再出去將馬拉進山門，卸了鞍披，牽至殿後一個小天井內，溜了溜汗，讓牠自己去啃枯草根去。自己將鞍轡做了枕兒，披薦代了被窩，蜷縮到呂祖萬年台前那頭柵木供案底下休息，好在有塊木檯圍擋在前面，倒似柵兒一般，睡在裏面很是安逸。始而席地而臥，還是生平頭一次。反來覆去，那裏睡得着，耳畔但聞朔風怒吼，吹在廟外的樹上，呼呼作響。聞着枝上的驚寒宿鳥，從睡夢中哀號告伴。一聲兩聲，覺得別有一種說不出的淒涼。叫人聽了，真正二十四分的難受，再加念及妻子王氏，一向胆小怕事，此回被官司所累，不知收禁在女監裏頭呢，還是被寄押在官媒婆處。總之孀生寶養債的，一旦住到那兩個所在去，真

不知如何怨恨哩。比較自己眼前受的苦惱，雖則情形不同，實在差堪鬚髻，真所謂夫妻本是同材鳥，大限來時各自飛。一個人想着了這心事，那裏還能熟睡，幸虧白天行路辛苦，四肢百骸內，一陣陣的酸痛，那肉體上的苦楚，也不輸精神上的桎梏，好不容易悶思了良久，兩目惺忪難開，祇得丟開心事，閉目背書。背了半個更次，大約已有三更時份，居然勉強睡着。不過朦朦朧朧，尙未落認，猛聽得廟門響處，有足聲蹄聲，雜沓進廟，把斗南驚醒，靜心側耳一聽，果有兩個人的足聲，走至殿上，好似多在木桌圍前的那個木拜單上坐了下來，先聽見火刀火石作聲，繼而鼻孔內，嗅着一陣陣淡芭菰的味道，工夫不大，便又聞得一個山西土音的老年人道，我今晚又要考考你了，三國年間，有個「有名無姓」的人是誰，還有個「有姓無名」的人是誰，更有個「無名無姓」的人是誰，其時提取變名的人，共有幾個。接着又聽得一個口操陝西土音的年輕人答道，徒弟知道，貂蟬是有名無姓的，喬國老是有姓無名的，被張桓侯敲打的督郵是無名無姓的，因為貂蟬雖算是王允義女，但是使連環計時節相認，本來不知姓什麼，喬國老但有姓而沒有名號的，督郵是個官職名稱，這人名姓都沒有的，至於三國時代雙名的人，除了黃承彥，崔州平，石廣元，孟公威，龐德公，嚴白虎，鄭康成，傅士仁等八人之外，不知尙有第九人否。山西人道，虧你記得起這些，你閒文能够記得如是清楚，那麼咱們做黑道上翻

高頭好漢，開碼頭放生意的過門兒，都是你我吃飯正文，你已多熟悉否。陝西人道，徒弟就爲正文不明瞭的地方很多，所以今晚要夤夜求您老人家指教些。山西人道，既然如此，我來說給你聽了，你須一椿椿，一件件牢牢緊記着。斗南在神案底下，一聞他兩談話，曉得是穿窬肚袋之雄，在那裏教授徒弟。自己左右被他們鬧得睡不着，順便不妨帶隻耳朵聽聽，這種異言奇語，十停人當中，竟有九停九做了一輩子的人，始終不會聽到這些話的哩。故此格外提神側耳，祇聽那山西人道，凡在北五省訪桃源，把圈子開就，須把預備的假人頭兒，先伸進去試探試探，因爲北人天性剛勁，且都孔武有力，家家購備快口，你若魯莽一些，自己把腦袋就鑽進去，也許事主早已驚覺，他拿了傢伙，悄悄然候在裏圈，此等事主，一定心狠手辣，藝高胆大，被他順手一劈，不免性命失途，萬一未備假人，那麼宜乎先伸一條腿進去探探道，即使失風，不致丟命。至於窰口的縱橫尺寸，你可把兩手交叉，緊抱自己腰眼，然後將肩膀去量着，如果這一段進得進，全身多進得進，因爲人身最闊，莫過肩膀，兩手交叉抱腰，一者身材形窄，再者保護兩腰，不致被牆磚擦傷，如其在門外撥起人家門兒來，一時不知門在那一段，那麼你可把左足趾踏着了一些門檻，再將左手向上肘兒加在膝蓋上，名爲一膝一掙，門內掩兒，常不離乎左右，原來木匠做門門，也有法定尺寸，大抵木尺上四尺二寸七分半，合裁衣尺上三尺半

光景，木尺較衣尺，大約每尺短二十半樣子，故而撥門門道，祇消一膝一擰，倘若撬門進去，推門第一下，不妨重些，儘讓門兒作響，藉此可以試探事主的睡着不曾睡着，胆門子是大的還是小的，進門之後，須將門掩上了，方可出手，不然要驚動街坊閒人，或者打更防夜之人，所有屋內各處的房門外面，出手時，須把長攪牌梳小半桌之類，一一堆放門外，倘房門以內的人驚覺起身，開門出來追捉，先讓他絆上一交，或者吃上一驚，有此一小耽擱，你便可攜物出當，不過遇到這種經過，自己雖未失風，但是事主已經當場知曉，你須設法助事主吶喊，庶幾左右鄰居，亦多起身接應，於是連一條線上的人，也曉得某處已經小失風，輕易不肯就再去出手，不然，事主四鄰暗中戒備，同道中未曾得信，就去放釣，穩被生擒，送至當官，抽籐牽絲起來，自家也難免株連，所以必須要代為聲張，益人就是利己，萬一出手時，聞甚聲息，不必當一回事，所謂咳嗽不離床，拖鞋不出房，至於我們百寶囊內，大櫃和海道河道上弟兄相類，不過鐵尺鐵絲三角鑽三樣東西，須要時刻不離，鐵尺既可敲牆上堅硬東西，又可防身，若遇鎖鑰，即以鐵絲代匙，百發百中，不過短小鎖門，一時未備細鐵絲，那麼把衣帶或者棉花頭髮等物，總之軟而含有彈性的，從鎖門內塞進去，塞得滿足了，把鎖槓輕輕一扭，也可應手而下，三角鑽既可鑽門，又可插牆歇足，如有兩柄，次第捻拔上下，竟是一具自由梯兒，如撬樓上窗兒

，事主已聞聲起視，你須身向外面，兩手反攀樓簷，候他推窗探視，你便借他的巧勁，乘勢兩足送上屋面，倘肚子餓了，欲思飲食，祇消拔幾根竹筴，在手內輕搓，宛同饑貓偷食，事主家人，定必說出藏妥食物所在，此中道理，一時也傳說不盡許多，總之心靈智幻，隨機應變，胆大心細，看風使舵，十六個字，最爲要緊，並且一個忍字，尤須注意，萬一出手之際，瞧見事主家回祿纔起火，或者他們床上有毒虺惡物扒上去，千定視若無覩，那是天子機緣，可以趁勢飽懣，切不可熱心高喊，做那撲火燈蛾……斗南聽至此處，忍不住微歎道，唉，人窮志短，多思作賊，不料賊亦有道，豈容盡人可爲呵，他唧噥幾句不打緊，把外面兩人嚇了一跳，忙多取出千里火，站起身軀，分頭照看，照至神案下頭，見了斗南，彼此六隻眼珠子，都愕了一愕。斗南一見那個老的，身軀是個駝背，忙開口問道，足下不是江湖上有名高手的賓燕兒嗎。一壁說話，一壁忙自神案底下扒出來，站起身軀。那操山西音的，聽斗南一問此話，好似解悟了什麼似的，閒閒接口道，咱並非燕七小子，論起行葦來，他還是後生小子哩。斗南道，那麼尙未請教您老實姓高名。那人道，你不必追問咱兩名姓，現在你我大概也是緣由前定，三秋深夜，會在此邯鄲宮內遇見，你就喚咱一聲邯鄲老駝，叫他一聲小三秋兒就得啦。但不知你是何許樣人，怎會睡在此地。斗南便把自己已往詳細事由，一句不瞞，仔細訴說出來。老駝聽罷，

不禁拍手大笑道，哈哈，咱在江湖上來往，時常聞入道及小虬髯的威名，都稱頌他是個仗義疏財，坐言起行，說得到，做得出的頂天立地奇男子，磊落光明大丈夫，又道他手下有多少能人好漢，臨陣當先，代他做先鋒打出手的，果然不少。就是輕搖羽扇，坐定了代他運籌於幃幄之中，決勝於千里之外的角兒，也有好幾個哩。誰知聞名不如所見，目下聽你這麼一說，小虬髯竟肯借坐騎給你，放你入京叩關，枉爲他是中牟山全山的大當家，實在不配享這樣的大名，你難道不知道，現在的朝廷，牝雞司晨，權奸當路，事事賄賂公行，非錢不辦，即使有少數扶持名教，略明氣節之徒，混在那壞淘內，知白染皂，也不會做吃狗屎忠臣，肯代一個不相干的人，出頭主持公道，那你此番入京叩關，除非自己和那一個在馬上的親王，或者走紅的貝子貝勒，交情真够得上，才可穩打上風官司，不過你果有這麼一座靠山，兵四九同朱巡檢，斷不敢和你打交關，現在你既沒有準門路可靠，那麼小虬髯該代你端正了一筆鉅款，起碼兩三萬，運到北京去，走六宮都總管李蓮英門路，好在這個有療子太監，吃得進藥，一船補裏順氣湯，也保可把你的案子反過來，怎麼小虬髯見不及此，竟放你匹馬單身，空拳赤手，進京希圖翻案，真正吃了燈草灰放屁，連輕重都不知道，所以咱要笑他是銀樣蠟槍頭，你自己既是個一磅，肚子內當然有些墨水，不妨把咱說的話仔細付量付量，究竟是不是的呢。斗甫一聽他這番議論，

果真句句道着，自己此次看京，確然有些不對工，全不是這回事，追想妻子店夥收錢圍圍，恐怕今生再也不能相見，不禁兩目呆呆出了一回神，漸漸的掉下幾點英雄淚來。老駝見此情形，不覺嘆息一笑道，這麼大的人，有胆在此獨宿，有才得中孝廉，怎也會做那婦女小孩般嘍蘇起來，也罷，咱既聞你見了面，待咱來管了這閒賬，碰你運氣，姑且代你找條仄徑，試牠一試如何。斗南一聞老駝如此說法，不覺跪下地去，拜謝撈救深恩。老駝忙雙手攙扶，連道咱不過爲了一個義字，至於事績成敗、尙在未定之天，足下何必行此大禮。當下待斗南拜罷抽身，此刻已有四鼓光景，老駝便向斗南附耳密告，把他自己所定的主意，如此這般，說給斗南聽了。斗南連連點頭贊成。老駝又喚小三秋兒，將驢子背上的乾糧袋卸下來，把袋內的炒米牛餹，分做三份，大家胡亂充了饑，直至天色乍明，斗南依了老駝囑咐，將馬備妥，仍循舊道，先行回至中牟山，和小虬髯說明原委，准備專人，上湯陰去迎接眷屬。那老駝師徒二人，打發斗南先走之後，他倆也都離開邯鄲宮，自去招呼了幾個上好幫手，同至湯陰幹事。話分兩頭，却說湯陰城內，自從沈斗南那件案子發生之後，社會上都當做一件大事討論，過了些時，被告正身消息全無，原告兵四九方面，同朱巡檢議妥的種種進程序，也無從發展，自也無形的心意灰懶，逐日懈怠下來，局中人尙且如是，局外人更不必說起，這件沈案，於是漸歸沉寂，又過了幾

時，湯陰城內的私街小衢，庵觀廟宇，以及公署照牆，公廟壁上，忽然同時發現一種標語，其時所謂無頭榜，俗名黃鶯語，那是用五色紙兒，五色彩墨寫着，一眼內看看，肚內算算，手內判判，口內斷斷。咄，遲早鬧得全城鷄犬不安。『二十七個字，因為城廂內外，同時發現了二三百紙這種怪揭帖，大家都心上別的一跳，又當着一件奇聞，互相傳說，其時是在十月二十邊，有幾個神經過敏的好事之徒，就大家猜詳道，莫非到廿七那天，咱們城內有甚禍事發生嗎。轉眼間到了廿七白天，大家提心弔胆，防範一天。且喜平安無事，到曉來照常睡覺，不料到了廿八清晨，果然出了岔子，正是

游俠牛刀戲小試

愚民鷄膽盡驚穿

究竟湯陰城內，出了何等亂子，且看第二集中分解。

一九五〇年八月出版

翻 版

版

權

必 究

四 海 羣 雄

基本定價 三元五角

著 作 者 姚 民 真

上海(11)福州路三三七弄內

出 版 者 武 陵 書 屋

發 行 人 黃 國 良

廣 州 學 林 書 店

香 港 學 林 書 店

特約經銷處

南 洋 世 界 出 版 社

一九五〇年八月出版

四海羣雄

！翻版！

著作者

姚民哀

版

出版者

上海(11)福州路三三七弄內
武陵書屋

權

發行人

黃國良

！必究！

代售處

勵力出版社 天津勵益書局
正氣書局 北京新華書局
育才書局 漢口青藜書局
廣藝書局 南京大陸書局
上元昌印書館 廣州東方書局
文立書局 杭州志成書局
海建文書局 杭州杭州書局
滙文書局 杭州武林書局
偉華書店 杭州問經堂書店
民生書店 杭州石渠閣書店

全國各大書局均有代售